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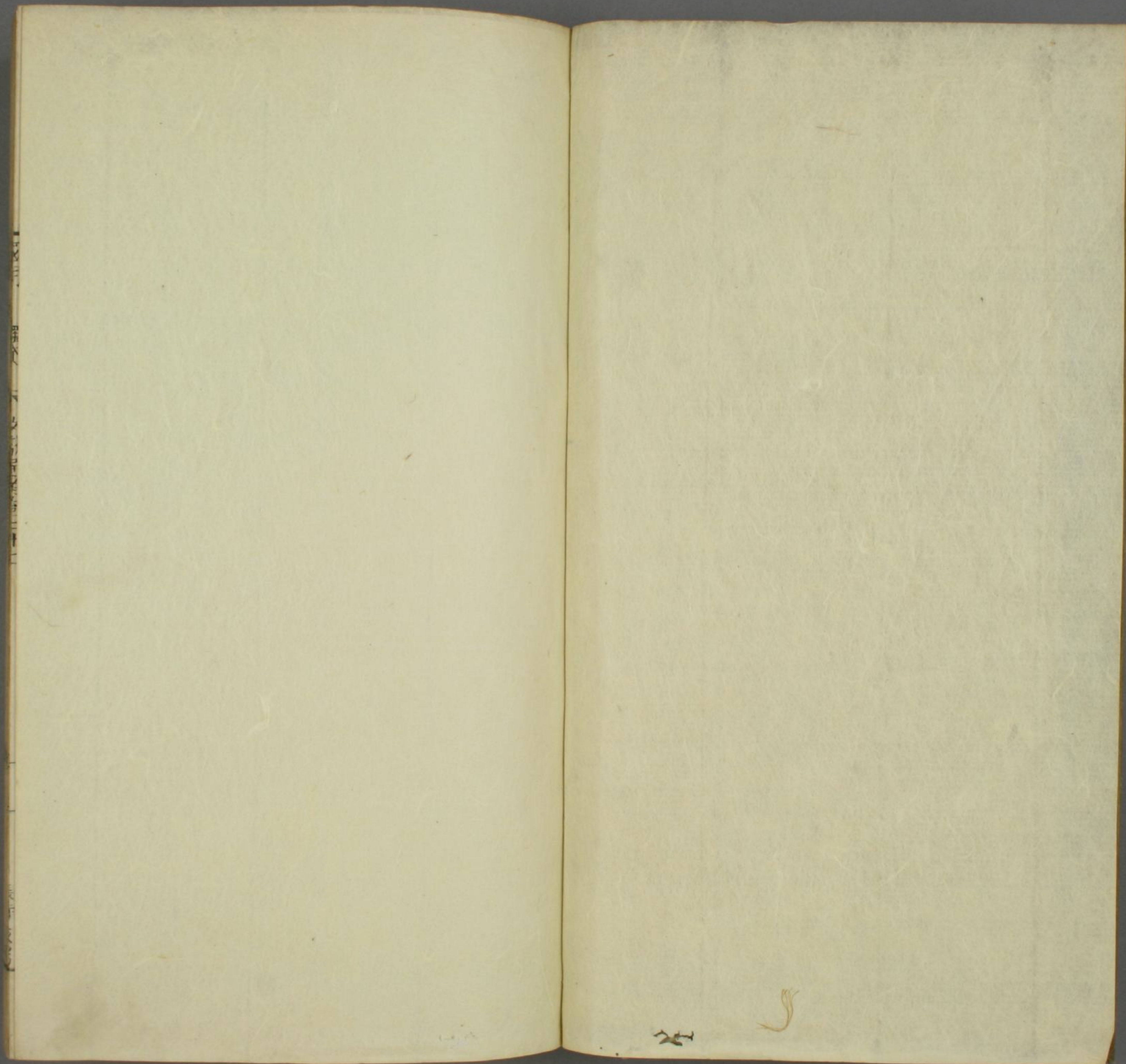
通考

自二十七至三十二

七

412
100
7





特
12
100
7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七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

國用考

蠲貸

漢文帝二年民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

十二年賜天下民田租之半

十三年除民之田租

右除田租始於漢文以後或因行幸所過除田租或各

處災傷除田租非遍及天下者不錄詳見田賦考

武帝元朔元年諸逋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收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賑貸種食勿收責

按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其所蠲貸者有二田賦一也

逋債二也何三代之時獨不聞有所蠲貸耶蓋三代之

所以取民田賦而已貢助徹之法雖不離乎什一然往
 徃隨時隨地為之權衡未嘗立為一定不易之制故禹
 貢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則田下而賦上人功少則田上
 而賦下充州之地蓋十有三載而後可同於他州又有
 雜出於數等之間如下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可見其
 未嘗立為定法孟子以為治地莫不善於貢亦病其較
 數歲之中以為常然則數歲之外亦未嘗不變易非如
 後世立經常之定額其登於賦額者遂升合不可懸欠
 也蓋其所謂田賦者既隨時斟酌而取之則自不令其
 輸納不敷而至於逋懸既無逋懸則何有於蠲貸而當
 時之民亦秉義以事其上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所
 謂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農則又不至
 如後世徇私忘公而徼幸其我蠲至於田賦之外則未

嘗他取於民雖有春省耕補不足秋省歛助不給之制
 然未聞責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說家量貸
 而公量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
 額內之租征歛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
 故上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豐歉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
 之令亦其勢然也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
 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則有
 所蠲恢拓土宇則有所蠲甚至三歲祀帝之赦亦必有
 所蠲以為常典蓋征歛之法本苛逋欠之數日多故蠲
 貸之令不容不密而桀黠頑犷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
 待蠲而以為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

宣帝元康元年詔所賑貸勿收

神爵元年詔所賑貸物勿收

元帝永光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

鴻嘉元年詔逋貸未入者勿收 四年逋貸勿收

成帝河平四年詔諸逋租賦所賑貸勿收

後漢章帝元年詔以大旱勿收交豫徐州田租

和帝永元四年詔郡國秋稼為旱蝗所傷者什四以上勿收田

租九年詔如之

順帝末建元元年詔以疫癘水旱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其傷害什

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

桓帝延熹九年 靈帝熹平元年皆有是詔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取蜀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

吳大帝嘉禾三年寬民間逋賦勿復督課 十三年詔原逋責

晉武帝泰始元年受禪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逋債宿

負皆勿收

太康元年平吳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

二年詔四方水旱甚者無出田租

五年減天下戶課三分之一

六年以歲不登免租貸宿負

惠帝永平元年除天下戶調綰綿

成帝咸和四年詔遭賊州縣復租稅三年

孝武太元四年郡縣遭水旱者減租稅

五年以比歲荒歉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債皆蠲除之

十七年大赦除逋租宿債

宋武帝即位大赦逋租宿債勿收

齊高帝即位大赦除逋租宿債

魏道武天興元年詔大軍所經州郡皆復舊租一年除山東人

租賦之半

二年又除州郡租賦之半

太武延和三年詔以頻年征伐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令郡縣括貧富以爲級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

孝文帝太和六年分遣大使巡行州縣遭水之處免其租賦

隋文帝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

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唐高祖武德元年即位詔義師所過給復三年其餘給復二年

四年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百姓給復一年陝鼎函號虞芮邠

七州轉輸勞費幽州管內久隔寇戎並給復二年

太宗即位免民逋租宿負又免關內及蒲芮虞秦陝鼎六州二

歲租給復天下一年

貞觀元年以山東旱免今年租

中宗復位免民一年租賦

睿宗即位免天下歲租之半

玄宗開元五年免河南北蝗水州今歲租

八年免水旱州逋負

九年免天下七年以前逋負

十七年免今歲租之半

二十七年免今年稅

天寶十四年免今年租庸半

肅宗乾元二年免天下租庸來歲三之一陷賊州免三歲稅

代宗即位免民逋負租宿負 次年又詔免之

憲宗元和四年免山南東道淮南江西浙東湖南荆南今歲稅

十四年大赦免元和二年以前逋負

武宗會昌六年以旱免今年夏稅

宣宗大中四年蠲度支鹽鐵戶部逋負

九年以旱遣使巡撫淮南減上供饋運蠲逋租又罷淮南宣歙

浙西冬至元日常貢以代下戶租稅

懿宗咸通七年大赦免咸通三年以前逋負

後唐莊宗天成二年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潞王即位以劉昫判三司鈎考舊逋必無可償者請蠲之詔長

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通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大悅三

司吏怨之

致堂胡氏論見田賦考

宋太宗皇帝至道二年秘書丞高紳上言受詔詣江南諸州首

至宣州檢責部內逋官物千二百四十八萬即日詔大常丞黃

夢錫乘傳案其事皆李煜日吏掌郵驛鹽鐵酒權供軍豪結等

以鐵錢計其數逮四十年州郡不為削去其籍夢錫檢勘合理

者纔三四萬民貧無以償乃詔悉除逋籍

真宗咸平元年判三司催欠司王欽若上言諸路所督逋負并

十保人償納未盡者請令保明聞奏均在吏屬科理者請蠲放

之詔可 又今川峽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以償 自是

每有大赦必令臺省官與三司同詳定逋負引對蠲放天書降

放五百八十萬東封放五百四十九萬 汾陰放五百九十四

萬其後所放大約準此

巽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曰側聞真宗初即位王文穆

公與毋賓古同佐三司賓古謂天下宿逋自五代訖咸平

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將啓蠲之文穆得賓古言即夕俾

吏治其數翌日具奏真宗愕曰先帝曷不知此文穆曰先

帝固知之特留遺陛下收天下心耳真宗感悟因遣使四

出蠲宿逋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由是遇文穆甚異卒用爲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曰蠲納司旋命近臣詳定應在名物下諸路轉運使期以三年悉蠲之每三年復一大赦凡宿逋之總於蠲納司者苟非侵盜皆得除洗列聖相受率由舊章所蠲當以數百萬計究其本原事迹實自文穆發之文穆晚繆所爲要不合古而真宗獨加寵待亦惟文穆早有恤民之言宜爲宰相故爾仁宗天聖六年詔天下應在物轉運司選所部官期三年內悉除之百萬以上歲中除十之八者陞陟不及百萬而歲中悉除者錄其勞過期者劾其罪是歲有司言所蠲二百三十六萬嘉祐四年蠲三千二百一十六萬其餘或千萬或數百萬推是以知四十餘年之間以恩釋者多矣然有司或務聚歛有嘗以恩除而追督不捨者朝廷知其弊下詔戒飭

英宗治平三年詔逋負非侵盜皆除之或請所負湏嘉祐七年赦後已輸十之三乃以赦除端明殿學士錢明逸言此非赦意請如初令詔可

神宗熙寧元年釋逋負貸糧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

元豐五年詔內外市易務在京酒戶罰息錢並除之後又詔倍罰麴錢三分已放一分外更免一分

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詔令戶部勘會轍謂此事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問難淹延歲月救民之急不當如此乞與一切放免於是詔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窠名數目若干係息或罰及逐戶已納過息罰錢數并拋下免役及坊場淨利等錢仍

以欠戶見今有抵當物力速具保明以聞尋詔內外見監理市
易官錢特許以納過息罰錢充折如已納及官本即便與放免
并坊場淨利錢亦依此

五年詔府界諸路人戶積年負欠以十分為率每年隨夏秋料
各帶納一分願併納者聽又詔諸路負欠許將斛斗增價折納
御史中丞傅堯俞言風聞逐處監司以今歲蠶麥並熟催督
積年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為了積年之欠徒費鞭朴
長公人貪暴乞取之弊諸路監司且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
令帶納知杭州蘇軾言二聖嗣位以來恩貸指揮多被有司
巧為艱闕故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
怨有司然陛下未嘗峻發德音戒飭大臣就盡理推行況臣
所論市易鹽錢酒稅和買絹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
催理除是復用小人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

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兵循常法何緣索
得三五年後人戶竭產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
之時亦不得謂之聖恩矣伏乞留神省覽或執政只作常程
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
矣

七年軾又上言曰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
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
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
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
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
以皆曰方今民苟寬政無他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
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
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

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倚頓亦化爲篳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欺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

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因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逼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湏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

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待依十料指撝餘皆并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致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穎移揚州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文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

夏麥既熟與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嘗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於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元符三年十二月時徽宗已即位詔兩浙轉運司應舊欠朝廷及他司錢物斛斗總計六百五十餘萬分作十五年撥還仍自建中靖國元年為始

時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言帝嗣位之初肆赦天下

大弛逋負其數太多不無僥倖方國用匱乏之時傾天下之財而無子遺大臣爲無益之舉以壞先憲不可以不慮會御史中丞趙挺之亦言契勘元祐七年所放不問繫與不繫欠負凡民間錢物宜輸於官者一切均放之然所放欠乃元豐八年三月已前蓋七年已前也今元符三年乃放元符三年已前者則所放不貲矣祖宗以來放欠自有程式今不取祖宗以來舊法而獨取元祐七年之法其間放欠止依所放各件而不依所放年歲顯有情弊乞並送戶部勘當將建隆以來至元祐六年赦救契勘如不曾放過名件並合依祖宗以來赦救催納方當內外告乏之時朝廷能收宜取之物以助國用非小補也

宣和六年臣僚言京西等處二稅及坊場酒稅拖欠貫萬不少悉非良民不納多是形勢頑猾人戶欺隱又高郵縣共欠一十

餘萬貫石作逃移者四萬七千餘戶每歲輒除額稅五萬二千餘貫石蓋州縣之官不能治豪右抑兼并貧下之戶爲豪右兼并其籍必妄申逃移失陷省稅乞詔有司驅磨按治庶使貧下之民均被聖澤從之

高宗建炎二年詔元年夏秋稅租及應欠負官物並除放

紹興二年建盜范汝爲平蠲本州路上四州今年夏秋稅及夏料役錢下四州曾遭寇掠者蠲今年夏稅

三年詔諸州軍所欠紹興元年夏秋二稅并和買上三等人戶與倚閣一半第四等以下並倚閣分限三年帶納

又詔潭郴岳澧復循梅惠英虔吉撫汀南雒荆南南安臨江皆盜賊所蹂踐及軍行經歷處與免科差及催欠各二年

六年詔去年旱傷及四分已上州縣紹興四年已前積欠租稅皆除之執政初議倚閣上曰若倚閣州縣因緣爲姦又復催理

擾人乃盡蠲之

七年詔駐蹕及經由州縣見欠紹興五年已前賦稅并坊場淨利所負並蠲之

二十一年詔自紹興十一年至十七年諸色拖欠錢物除形勢及公吏鄉司與第二等已上有力之家餘並蠲之

二十三年温州布衣萬春上書言乞將民間有利債欠還息與未還息及本與未及本者並除放庶少抑豪右兼并之權伸貧民不平之氣上謂輔臣曰若止償本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爲細民害乃詔私債還利過本者並與依條除放

二十六年吏部侍郎許興古言今銓曹有知縣縣令共二百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民官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罷獻羨餘蠲民間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奉法循理則吏稱民安矣詔行之

二十八年三省言平江紹興府湖秀州被水欲除下戶積欠擬令戶部開具有無侵損歲計上曰不須如此止令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不妄費內庫所積正欲備水旱本是民間錢却爲民間用何所惜乃詔平江等處應日前積欠稅賦並蠲之

二十九年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戶繫官所欠皆除之

三十年臣僚言自岳飛得罪湖北轉運司拘收前宣撫司庫務金幣物斛計直六百九十餘萬緡有未輸納者八十九萬緡至是二十年拘催不已此皆出軍支使及回易逃亡之數即非侵盜無所追償望即除放從之

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赦文應官司債負房賃租賦租買役錢及坊場河渡等截止紹興三十二年以前並除放如別立名額追納者許越訴官吏並坐之

文獻通考卷三十七
國用
乾道元年正月有事于南郊赦蠲減並循舊制自後每三歲郊
禋赦皆如之

蠲福建路寺觀寬剩錢

先是閩部寺觀計口給食常住所餘盡爲官拘是致僧道不
肯留心管業田多不耕耕者旋復逃棄抑勒鄰保補欠累及
鄉民乃有是命

廣東帥臣林安宅言近者湖南凶賊奔衝本路韶連南雄封州
德慶肇慶府之西會廣州之懷集清遠皆遭蹂踐或被焚蕩乞
依廣西例免今年夏秋二稅并合應副轉運司供贍荆南及本
路大兵錢糧詔併英賀郴州桂陽軍未起錢物悉蠲之十二月
宰執進呈立皇太子赦內一項應爲人曾孫如祖孫四世見在
特與免本身色役二稅諸般科敷一年戶部慮虧損歲計欲每
戶放止五十千上曰豈可失信於人雖數多亦不柰何

乾道二年詔饒州歲進金一千兩特減七百兩

五年蠲諸路州軍隆興元年至乾道二年終拖欠上供諸色窠
名錢糧及乾道二年已前上供科糴綱運欠米 又蠲江淮等
路紹興二十七年至乾道二年終拖欠內藏庫歲額錢共八十
七萬五千三百緡有奇

六年戶部侍郎王佐等言軍興以後行在省倉諸路總所借兌
過錢一百九十六萬餘緡三十八萬五千餘兩金三百餘兩度
牒五千道殿步馬軍司元借過酒本錢二十二萬五千餘緡及
諸郡寄招軍兵兌支錢五萬八千緡起發忠勇軍衣賜綿一萬
二千九百餘兩絹三千八百餘疋並乞蠲放從之

九年詔大理寺見追贓錢自乾道七年二月以前並蠲之

淳熙四年臣僚言屢赦蠲積欠以蘇疲民州縣不能仰體聖意
至變易名色以取之宜下諸路漕司如合該除放無得更取之

於州州無得更取之於縣仍督逐縣銷豁欠簿書其名數榜民

通知詔可

七年池州言檢放旱苗米四萬五千餘石其經總制錢二萬六

千餘貫繫於苗上收趁無所從出詔蠲之

浙東提舉朱熹言去年水旱相繼朝廷命檢放秋苗蠲閣夏稅

緣起催在前善良畏事者多已輸納其得減放者皆頑猾人戶

事件不均望詔將去年剩納數目理作八年蠲豁詔戶部看詳

詔淳熙七年八年諸路州軍應住催併權免拘催候秋成理納

或隨料留納苗稅緣繫連年旱傷可特與蠲放

十年先是戶部尚書曾懷申請妄訴災傷僥倖減免租稅許人

告依條斷罪仍沒其田一半充賞至是江東運副蘇諤奏昨稱

災傷止是規免本年一料稅租斷罪給賞已是適中難以拘沒

其田從之

朱熹戊申封事臣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

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籍亦置不問由是州縣

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小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

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公私兩便此誠不刊之今典也

昨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為隱漏悉行拘

催於是民間稅物豪分銖兩盡要登足懷以此進身遂取宰

相而生靈受害冤痛日深得財失民猶為不可况今政煩賦

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無可得之理若不早救必為深害

按以此二事觀之曾懷之為刻剝小人可知矣

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禪即位蠲赦條畫一依壽皇登極赦

事理

臣僚言紹興三十二年赦止放官司債負今乃易官司之司

為公私之私赦下之後並緣昏賴者眾乃詔私債納息過查

者故未過本者免息還本並緣昏賴者科罪

紹興元年臣僚言陛下嗣位之初首議蠲貸意州縣可以均受其賜今郡之督責於縣者如故縣之誅求乎民者無所遺也乞令諸路監司將知名闕乏縣道諸郡公心共議蠲減無名之供而後禁戢不止之取一郡則通一郡之事力而寬融所當減之縣監司則通一路之事力而寬融所當減之州期以一季開具減放名色錢數聞奏詔可

紹熙五年寧宗即位登極赦蠲放一如淳熙十六年故事

慶元五年臣僚奏乞蠲潭州科納承平時黃河築埽鐵纜錢寧

國府抱認廢圩米從之

二項繫攸縣及宣城縣民田畝內抱認科納今除之

嘉泰四年前知常州趙善防言貧民下戶每歲二稅但有重納未嘗拖欠朝廷蠲放利歸攬戶鄉胥而小民未嘗沾恩乞明詔自今郊需與減放次年某料官物或全料或一半其日前殘零

並要依數納足則貧民實被寬恩官賦亦易催理從之開禧元年詔免兩浙身丁錢絹自來年並除之

右宋以仁立國蠲租已責之事視前代為過之而中興後尤多州郡所上水旱盜賊逃移倚閣錢穀則以詔旨徑直蠲除無歲無之殆不勝書姑撮其普及諸路與所蠲名目頗大者登載于此蓋建炎以來軍興用度不給無名之賦稍多故不得不時時蠲減數目以寬民力又四蜀自張魏公屯軍關陝以趙開為隨軍轉運軍前支使饋饌尤浩故賦稅茶鹽權酤和買布絹對糴米糧及其他名色錢物錙銖必取率是增羨蜀民頗困事定之後凡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多從蠲減云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八

宋鄱陽 馮 天馭 應房 枝刊
明鄆陽 馮 天馭 應房 枝刊

選舉考 舉士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

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

與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于王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

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郵司農云興賢若今舉孝廉與能即若今舉茂材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

天府內史貳之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退而以鄉射之

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當射之禮民必此謂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

觀焉因詢之也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詳見學校考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讀法亦如之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法以四孟月朔日讀於教亦彌數春秋祭崇亦如之

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嫻有學者

閭胥又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禮書曰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

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考鄉大夫則考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悌睦嫻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考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正考之在州長興之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考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學士之服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頒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

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比年考校之法也學之考校如此鄉之考察又如彼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昂奮勵以趨上之所造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 三歲大比則率其吏而興眚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與吐舉民賢能如六鄉之所為也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功者而聚勅其餘以治職事

按六鄉之外為六遂遂大夫之職猶鄉大夫之職也州長以下之職猶縣正以下之職也然勵教化興賢能之事鄉詳而遂畧先儒謂鄉以教為主遂以耕為主豈遂民不可教而鄉民不可耕耶蓋亦當互文以推之

國語齊桓公內政之法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賢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音俊退伏也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奉養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因讀國語此章而參以王制所言司徒俊選之事然後知古之聖賢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二事視其賢愚升沉舉切吾身故其為法甚備其教人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絀惡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蒙顯戮蓋賞罰相胥而行則始不視為

且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帥教之罰蓋姑
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自為不肖而已非不興
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蓋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
人則聽其自為不遇而已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
精宜人才之所以日衰也雖然惟其教訓之法不備所
以選舉之塗不精士生斯世蓋自為材而未嘗有所賴
於上之人則所謂焉知賢才而舉之何以識其不才而
捨之而蔽賢之罰亦無所施矣

漢高祖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
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
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為一
家欲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既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
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者吾能尊顯之布告

晉灼云中執法中丞也

瘡痍病也

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鄭侯下諸侯王御

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有賢者郡守身自往

老瘡病勿遣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行狀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年

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詳見賢良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元朔五年制詔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

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

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為弟子

按漢制郡國舉士其自大槩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然此三者皆在後世則各自為科目其與鄉舉里選又自殊塗矣故姑載其立法之始畧見於此

皇朝通志卷二十一

而其詳各見本考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借計者一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借者但令所徵之人與計者借來而縣次給之食也

先時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臣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後遂令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惟於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必有我師今或闔郡不薦

九錫 應劭云一車馬二衣三樂器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百人七鈇鉞八弓矢九拒門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錫與但數以年張是云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為九命臣瓚云九錫備物伯有之盛禮亦稱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賜以車服多失是也漢書論作論

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難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適得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適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二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紀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按齊桓公內政之法與漢高皇孝武二詔俱為舉賢設也觀其辭旨皆以為人才之遺佚咎在公卿之蔽賢至立法以論其罪後來之法嚴舉之罰而限其塗轍者

據漢書文學上當
有舉之字

有之矣未有嚴不舉之罰而責以薦揚者也蓋古之稱
賢能者皆不求聞達之士而後世之干薦舉者皆巧於
奔競之人故法之相反如此國家待士之意固薄而士
之不自重深可慨也

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
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
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
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接章覆文
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
孝昭元始五年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
疋遣歸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今郡國舉孝悌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
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元康四年詔遣太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孝元初元三年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建昭元年臨遣諫大夫博士循行天下舉茂材特立之士
孝成河平四年日食遣光祿大夫博士行於瀕河之郡舉淳厚
者有能直言之士瀕河言傍河也

陽朔二年奉使者不稱詔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
舉可克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鴻嘉二年詔舉淳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正朕之
不逮

永始二年日食臨遣太中大夫循行天下與部刺史舉淳樸辭

選舉 卷五 六

遜有行義各舉一人
元延元年詔以日食星隕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詔大司馬列侯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悌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四年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
孝平元始元年以日食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淳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二年詔舉武勇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冬詔中二千石舉治獄平歲一人

五年詔天下通治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籍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駕一封軺傳遺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如淳法律諸當表傳及寸今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軺傳兩馬每封之一馬一封也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東漢舉士多以孝廉詳見本考

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光祿勳歲舉茂材四行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一人以後並見本考

四行謂淳厚質樸謙遜節儉也

章帝時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飭謗議漸生乃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餘見孝廉考

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選舉舉士

文獻通考卷三十八

二

臣天

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孟公綽優於趙魏老而不可以為勝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闕閱然其要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安帝建光元年令公卿特進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元初元年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郡守舉淳厚質直各一人

陳忠上疏曰嘉謀異策宜輒納用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事沛國施延為侍中

永初二年詔曰間者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謹之路異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有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實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

順帝陽嘉元年除郡國耆儒十九人補郎舍人

二年又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

國郎

永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胡廣駁之詔從雄議

詳見孝廉門

先公曰公府三公府也端門太微垣左右執法所舍即御史府猶近世御史臺覆試進士之法也試之公府而覆之端門此所以牧守不敢輕舉而察選清平也是法也胡廣

首駁其非帝不從既行而廣出爲濟陰太守首坐繆舉之
罰蓋公正之法庸回者之所不便也左伯豪在當世風節
剛勁舉雄者虞詡也雄所舉者周舉也觀舉雄者與雄所
舉者雄之爲人可知矣得雄之爲人雄之爲法可知矣范
史推其効驗至於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
之所爲而陳蕃李膺之徒皆在雄法中所得之人其坐繆
舉者胡廣輩爾

靈帝建寧元年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范曄論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
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淳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
節質直清白淳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僞
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
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李膺張儉崔瑗之徒

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効故雄
在尚書天下莫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效實之
證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
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元纁玉帛以聘南陽樊
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
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
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
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正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援馬
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高栾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
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
違卽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
使廟堂納其高謀彊場宣其智力惟幄容其謇辭舉厝稟
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可為恨哉逮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
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康
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
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
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
方道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
乎

魏文帝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民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
尚書陳群以為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
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別人物第其
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
官之選俾護軍主之

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七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即

吏有德克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
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
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
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馮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
也唯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
上品無寒士南朝至于梁陳比朝至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
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

黃初三年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
限之以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之於前世也其令郡國
所選者勿拘老幼大抵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
故不以實者

齊王嘉平初曹爽既誅司馬宣王秉政詳求理本中護軍夏侯
玄言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

行考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
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今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
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次渙然別矣奚必使中正干
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杖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
錯哉且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
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
頗中正則唯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而總之於臺
閣官長所第中正所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
外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庶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兼請除重
設之官定服制之等宣王辭不能改請俟於它賢

晉武帝泰始五年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

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以爲政教頽弊風俗不淳上疏曰近
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

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
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化鄰唐虞唯未舉清遠
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徵不恪也帝乃使玄草詔
進之玄奏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
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則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
訓之隨才優劣以之授用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以通
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而無遊人在其間漢魏不定
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
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
先王之風今聖政滋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
設遊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宜亟定其制
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
利禹稷躬稼祚崇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

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耕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綠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爲農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又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固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之武帝甚善而終不能用于時雖風教頽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却說篤孝以假墓違常降品一等其爲徵勸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唯以居位者爲貴尚書僕

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宜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僞由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爲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責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讐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

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籍又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壅
弊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得
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
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况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
定品秩必采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弊聽
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
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爲官之
人棄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
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
於官而獲高叙是以抑功實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
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
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
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况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尤
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
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
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爲奸府事
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
立一代之美制

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與兩
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由曹掾積累而
升或由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塗轍然諸賢
之說多欲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者採毀譽
於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黃於一人之口且兩
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僚皆自薦舉而自試用之
若非其人則非特累衡鑑之明抑且失侍毗之助故終
不敢十分徇其私心其中正之法行則評論者自是一

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體統脉絡各不相關故徇私之弊無由徵革又必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跡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如劉毅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畏禍者不敢疾惡如孫秀爲琅琊郡吏求品於清議王戎從弟衍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從獨免是也快恩讐者得以自恣如何劭物亡素粲弔劭子岐岐辭以疾粲曰今年決下婢子品是也又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爲貶坐是沉滯累年謝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

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乃始爲彭城王義康參軍開續父卒繼母不慈續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續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續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以此三事觀之其法甚嚴然亦太拘蓋人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遂求不可以拔拭湔滌則天下無全人矣况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固不若採之於無心之鄉評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一如兩漢之法也

東晉元帝制楊州歲舉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略粗定乃詔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

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至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也

按孝廉諸科自東漢以來皆有策試之事夫以文墨小技而定其優劣已不足以稱其科之名矣今觀東晉之事則應舉者皆不能試之人且以孝廉秀才自名而必遲以五歲待其講習乃能豫於試不亦有靦面目乎然觀惠帝末寧初王接舉秀才報友人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智識之士鋸口韜筆非榮此行欲極陳所言冀有覺悟會是歲三王舉義惠帝復作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孝廉一皆不試接以為恨然則上下相蒙姑息具文其來久矣宜其皆欲僥倖於不試也

宋制丹陽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

序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

多火隨部議制詳見奉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孝武即位仕者不拘長幼

官門

齊尚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

為下一不合與弟謝超宗以為片辭拊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大表事之深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宜採詔從宰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胄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門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至和帝時梁武帝為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俟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忌進懷質抱真者選部

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華者又以名不表著絕其階緒必須書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樞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薄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限歲登朝必登年就官故貌實幼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為甚乃施行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又制凡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梁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

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放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

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籍代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多少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已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武帝天監中約又上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庠校棊布傳經授業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遷為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

為盛今之士人竝聚京邑其有守主不選見謂愚賤且當今
士子繁多略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以處秀才自別是一
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
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理亂得失以此求才徒虛
語耳鴻臚卿裴子野又語曰書云貴貴為其近於君也天下
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
周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嗣嫡猶等家
臣且徒步匹夫見禮侯伯式閭擁篲無絕於時其後四方豪
勢之家門客千數卑身折節比食同袍雖相傾倚亦成風俗
迄于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
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
澤高士猶廁清塗降及季年專稱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
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戶

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伏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退讓厲
德興化之道也

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

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為挽節得未壯而仕詳見舉官門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

才對策第居中上表叙之詳見舉官門

韓麒麟子顯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
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

其有門地不復彈坐如此則可別貢門地以叙士人何假置
秀孝之名或云代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
代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較其寸長銖重者即先
叙之則賢才無遺矣

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詳見舉官門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

周武帝既平齊廣收遺佚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杜正玄開皇舉秀才試策高第時海內惟正玄一人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策過揚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素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我不能為君住

宿可至末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大驚曰誠好秀才其第正藏亦舉秀才蘇威監選時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難為別奏抑為乙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為丙第正倫亦舉秀才隋世天下舉秀才不十人而正玄一門三秀才

按常貢者不分優劣隨例銓注之人也舉秀才者文才傑出對策高第之人也隋雖有秀才之科而上本無求才之意下亦無能應詔之人間有一二則反訝之且嫉之矣楊素苛酷俗吏宜其疾視如此蘇威儒者也亦復沮抑正藏士生斯時何其不幸耶

持書侍御史李愕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

不出月露之形積按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擬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紛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捐本逐末流徧華壤處相師祖澆漓愈翦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是以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竝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灼之上表華豔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遂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稱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狹私情不存公道臣旣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効恐掛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真狀送臺

煬帝始建進士科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九

選舉考 舉士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舉選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客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叙長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于考功負

外郎試之

凡秀才試方畧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
凡四等爲及等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
時務策三道亦爲四等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
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試官能通者依正員凡
三傳科左氏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傳三十條策皆三
道義通七以上爲第白身視五經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
一經凡史科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上
爲第能通一史白身視五經三傳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
一經三史皆通者獎擢之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
孝經論語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進士試時務
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
乙第凡明法試律七令三條全通爲甲第通八爲乙第凡書

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爲第凡算學
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爲通試九章
三條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各一條十
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試綴術緝古錄大義爲
問答者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無注者合數造術不失義理然
後爲通綴術七條緝古三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
九爲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凡弘文崇文生試一大經一小
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務策五道
經史皆試策十道經通六史及時務策通三皆帖孝經論語
共十條通爲第凡貢舉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
有罰其教人取士著於令大畧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
之好惡所以育才養士招徠獎進之意有司選士之法因時
增損不同物秀才科第最高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

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高宗時劉祥道上疏言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毋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無及第者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送並停士族所趣向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

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以其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爲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言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史詩之難知謂之例枝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豚孤絕索幽隱爲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面墻焉

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則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有乙科而已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有殿庭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耻不以文章達應詔舉多則二千人少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

高祖即位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治體爲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

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

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

天后表曰伏以聖緒出自玄元五千之文實惟聖教望請王公以下內外百官皆習老子道德經其明經咸令習讀一准孝經論語所司臨時策試從之

永隆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唯誦舊策皆亡實材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自今明經試帖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

武后天授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陽城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

致堂胡氏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于大殿天子稱制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貢士既試于南宮已精其較選而又試之殿廡是以南宮為不足信邪其先所第名必從而升降之殆猶兒戲耳故先正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有能行焉無亦悅其名以謂親皇帝尊策天下士其

衰然為舉首者天子所親擢歟夫南宮禮闈遴選文學卿大夫使司衡鑑嚴莫甚焉以是為未也重復試之於是上者或下後者或先前日所考殆成虛設古者明試以言豈其若是之勞且玩也又况事始自僭籍亂淫之武后可不革哉

按致堂之言固善然武后所試諸路貢士蓋如後世之省試非省試之外再有殿試也唐自開元以前試士未屬禮部以考功員外郎主之武后自詭文墨故於殿陛間下行員外郎之事

右補闕薛謙光上疏言今之舉人有乖事實或明詔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討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提獎之恩故俗號舉人為覓舉夫覓者自求之稱非人知我之謂也故選曹授職諠囂於禮闈州郡貢士諍訟於陛闈

謗議紛紜寢成風俗今夫舉人詢于鄉閭歸于里正而已雖
跡虧名教罪加典刑或冒籍竊資邀勲盜級假其賄賂即為
無犯設令材應經邦唯令試策武能制敵只驗彎弧昔漢武
見司馬相如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
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劔起曰將者提鼓擣梓臨難
決疑一劔之事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
以克敵要在文察其行能武觀其勇略而已又漢法所舉之
主終身保任今宜寬平年限容其採訪稱職者受薦賢之賞
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君子之道長矣

長壽二年后自製臣範兩卷令貢舉人習業停老子 中宗神

龍初貢舉人停習臣範依前習老子

玄宗時詔舉人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

按六經孔孟之說有國家者所當表章為士者所當習

業也老氏豈得以並之武后假聖緒之說狐媚其君及其竊位則復以其所自著所謂臣範者同之六籍以易

老子夫塵聚之醜牝晨之禍豈足以垂世立範乎

長壽二年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伏見比年以來天下諸州所
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於朝堂列拜則金帛羽毛
升於玉階之下賢良文學棄彼金門之外恐所謂貴財而賤義
重物而輕人伏請貢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克庭之禮
制可

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學官
開講問義有司為具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閱禮
焉 又令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勅諸州貢士上州
歲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

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上言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

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官徒虛費官廩兩
監博士濫糜天祿臣切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二千餘人方
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以其效
官豈識先王之禮義陛下設學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為限約務
以黜退之微臣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
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長以為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
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上然之場又
言主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旨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
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從之

洋州刺史趙臣舉選議曰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
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
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
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
其法益詭夫才智因習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
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溺於所習悉昧本原欲
以啓導性靈獎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
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畧書籍無窮主司微
問不立程限故脩習之時但務鈔畧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
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釋經
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勞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
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墻及臨人決事取辦
胥吏之口而已所謂誦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
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
齒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
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
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室之歎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

薄崇末抑本啓昏窒明故學士子舍學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杪就路秋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辨即又及秋事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糜費實甚非唯妨闕事業蓋亦墮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以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揆度遂至沒身使茲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缺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國中煩耗其弊九也為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司量格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縱有小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繁雜因此淪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以息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

開元二十五年勅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

天寶六載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

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憤恐有俚言污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按温公通鑑載此事於天寶六載然以唐登科記考之是年進士二十三人風雅古調科一人不知何以言無一人及第也尚當考之

天寶十二載勅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十四載復鄉貢

肅宗乾元初中書舍人李揆兼禮部侍郎言主司考取士多不能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屠文史之囿亦不能摘其詞藻深昧求賢之意及試進士文章日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材

經籍在茲請恣尋檢

舒元輿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切既試尚書雖冰炭脂炬殮且皆人自將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羅棘遮截疑其為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

吳氏能改齋謾錄曰杜陽編記舒元輿進士既試脂炬人皆自將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廣記云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日先畢作詩云褒衣博帶蒲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說棘籬何日却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云白蓮十朶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盡難成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主文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

之心而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故國史竇正固傳舊制夜試以二燭為限晉長興二年改令晝試正固以短晝難成奏復夜試周廣順中竇儀奏復用晝乃知本朝循周制不許見燭

代宗廣德二年賈至為侍郎建言歲方艱歉舉人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

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言進士科起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明經填帖故為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不席待賢之意請依古察孝廉其鄉閭孝友信義廉耻而通經者縣薦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于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狀保辨識牒皆停而所習取大義聽通諸家之學每問經十條對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吏部官之經義

通入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論語孝經孟子兼為

一經其明經進士及道舉並停詔議之給事中李栖筠等議曰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運祚長遠漢興監其然尊儒術尚名節雖王莽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亦能終彼四百豈非學行之效耶魏晉以來專尚浮侈德義不修故子孫速顛享國不永也今綰所請實為正論然自晉室之禍南北分裂人多僞處必欲復古鄉舉里選切恐未盡請兼廣學校以明訓誘雖京師州縣皆立小學兵革之後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請增博士負厚其廩稍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置太學館遣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序庠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而眾論以為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其失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

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爲之文名之曰求知已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爲者名之曰溫券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贄曰其人上謁者嗟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此不獨爲士者可鄙其時之治亂蓋可知矣

德宗貞元十八年勅明經進士自今以後每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滿此數

十九年勅禮部舉人自養以來又憇時雨念其旅食京邑資用屢空其禮部舉今年宜權停

博士韓愈上狀曰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選

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童僕畜馬不常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齋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

憲宗元和時明經停口義復試墨義十條五經取通五明經通六其嘗坐法及爲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

初開元時禮部考試畢送中書門下詳覆其後中廢侍郎錢

徽所舉送覆試多不中選由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今請先詳覆而後放榜議者以為起雖避嫌然失貢職矣

錢徽傳徽為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諉徽求致第籍渾之子多納古帖祕畫於文昌徽不從文昌怒即奏徽取士以私乃詔覆試徽坐貶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畧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蓋以禮部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

日書策不容一字大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駁放公亮等勅文以為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

又曰高錯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此新唐書所載也案登科記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進士元額二十五人詔加四十人奉勅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錯在禮部每舉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為定則唐書所云誤矣撫言載錯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錯庭譴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第二年錯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携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階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錯接之

書中與求巍我錯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錯俯首良久曰然則畧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錯不得已遂從之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缸斜背解明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然則思謙踈俊不羈之士耳錯徇凶璫之意以為舉首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先是太和三年錯為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又奏復之事見選舉志

按唐科目考校無糊名之法故主司得以採取譽望然以錢徽高錯之事觀之權倖之囑託亦可畏也東漢及魏晉以來吏部尚書司用人之柄然其時諉曰取行實甄材能故為尚書者必使久於其任而後足以察識今

唐人禮部所試不過於寸卷之間程其文墨之小技則所謂主司者當於將試之時擇士大夫之有學識操守者俾主其事可矣不必專以禮部為之今高錯之為侍郎知貢舉也至於三年仇士良之挾勢以私裴思謙也至於再囑於是錯亦不能終弗凶璫以取禍矣此皆預設與久任之弊也

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補其畧曰進士為時所尚矣是故俊人實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為文人故爭名常為時所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開試皆稱新及第進士所以韓中丞儀嘗有知開近過關一儀以前進士好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之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託人將試各為詞賦非謂自薦

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開試後亦謂之關宴籍而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盹燥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隸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亦謂之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畧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有十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修有焉求徽之後以文儒亨達鮮不由兩監者于時場籍先兩監而後鄉貢蓋以朋友之臧否文藝之優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揚去就與眾共之故也天府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原小宗自倚而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

牒貢院請落由暨咸通乾符則為形勢吞嚼故廢置不定

同華解眾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

諫議大夫殷侑言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多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史科及三傳科

文宗大和八年宰相王涯以為禮部取士乃先以榜示中書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有司以所試雜文鄉貢三代名諱送中書門下

唐眾科之目進士為尤貴而得人亦最為盛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縉紳雖位極人臣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讚代詩賦

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其數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帝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叙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菴葦樓賦以題為韻是也有四韻者荳莢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庭丹旣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貞為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為韻是也有六韻者水止颺颺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鍾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析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中射已之鵠觀

紫極舞五聲聽政論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仄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為韻是也有三平五仄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魏玄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合璧以兩耀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為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傳說之官為韻是也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為韻是也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為常唐莊宗時常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為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為識者所誚豈非是時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

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賦並

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九年中書門下奏面奉進止令條流進士數及減下諸色入仕人等准太和四年格及第每年不過二十五人今請加至四十人明經准太和八年勅減下人數外及第不得過一百一十人今請再減下十人

武宗會昌五年舉格節文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外州府舉士人等修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所在監及官學仍精加考試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經舊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請送二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十人其隸名明經亦請送二百人其宗正寺進士送二十人其東監同華河中所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五十人其鳳翔山南西道東道荆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鄜坊宣商涇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

東川陝虢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不得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齊德魏博澤潞幽孟靈夏淄青鄆曹交海鎮冀麟勝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人明經不得過十五人金汝塩豐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七人明經不得過十人其諸支郡所送人數請申觀察使為解都送不得諸州各自申解諸州府所試進士雜文據元格並合封送省准開成三年五月三日勅落下者今緣自不送所試以來舉人公然投解今諸州府所試各須封送省司檢勘如病敗不近詞理州府妄給解者試官停見任

時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欵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至是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

而附黨背公自爲門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
江題名皆罷德裕嘗論公卿子弟躋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
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朴等抑其
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
裕曰鄭肅封教子弟皆有材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當非進
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彊隨計一舉登第自後
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
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
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則子弟未易可輕德裕之論
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共患也
宣宗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續彞堪放及
第二人封彦卿崔瑒鄭延休等皆以文藝爲衆所知其父皆在
任不敢選取其所試詩賦並封進奉進止令翰林學士戶部

侍郎知制誥韋琮等考盡合程度其月二十三日奉進士並付
所司放及第有司考試祇合在公如涉徇私自刑典從今以
後但依常例取捨不得別有奏聞

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爲學科曰臣聞聖
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
不異乎道者孟子也今國家有業莊列之書者亦登於科其誘
善也則深而懸科也未正伏望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
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同不報

昭宗天復元年敕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
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
郎杜德祥奏棟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
四王希禹年七十二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
十九詔光問松希禹可祕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

洪氏容齋隨筆曰昭宗當斯時亂離極矣尚能眷眷於寒儒甚可書也據言云上新平內難聞放進士甚喜特授官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子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名膺寵命時謂此舉為五老榜

唐登科記總目

高祖武德元年上書拜官一人

二年三年四年不貢舉

五年秀才一人進士四人

六年進士四人

七年秀才二人進士六人

八年秀才一人進士五人

九年秀才二人進士七人

太宗貞觀元年秀才二人進士四人

二年米貴不舉貢

三年秀才二人進士五人

四年秀才一人進士九人

五年秀才一人進士十五人

六年秀才一人進士十二人

七年秀才二人進士十三人

八年秀才一人進士十九人

九年進士六人

十年進士十一人

十一年秀才一人進士八人

十二年秀才一人進士十一人

十三年秀才二人進士十七人

十四年秀才一人進士五人

十五年秀才一人進士十四人

十六年不貢舉

十七年進士十五人

十八年秀才一人進士二十四人

十九年秀才三人上書拜官一人

二十年秀才一人進士三人

二十一年進士七人

二十二年進士九人

二十三年秀才一人進士八人

高宗永徽元年秀才一人進士十四人

二年進士三十五人其年始停秀才舉

三年四年不貢舉應制及第三人

五年進士十人

六年進士四十三人應制一人

顯慶元年進士三人

二年進士二十二二人

三年進士十七人諸科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人

五年進士十四人上書拜官一人

六年進士五人召拜官一人

龍朔二年進士八人

三年不貢舉

麟德元年進士三人諸科二人

二年進士並落下

乾封元年幽素舉十二人

二年進士五人

總章元年進士二十六人

二年不貢舉

咸亨元年進士五十四人

二年三年不貢舉

四年進士七十九人

上元元年進士五十七人重試及第十一人

二年進士四十五人別勅二人續試三人

儀鳳元年不貢舉諸科四人

二年不貢舉上封拜官一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一人

調露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一人

永隆二年進士一人

開耀二年進士五十五人重試及第十八人

永淳二年進士五十五人

嗣聖二年進士十三人重試三十六人

武后光宅元年進士十六人上書拜官併諸科九人

二年進士五十九人

垂拱元年進士二十一人再取五人

二年進士四人

三年進士六十五人

四年進士二十四人諸科三十人

永昌元年進士神都六人西京二人諸科一人

二年神都十二人西京四人諸科五人

三年進士十六人

長壽二年進士十八人減策及第二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二人

延載二年進士二十二二人

證聖元年不貢舉諸科一人

天冊萬歲二年進士二十七人南郊舉及第三人

萬歲通天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十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二人

聖曆元年進士二十二二人

二年進士十六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二十人

久視二年進士十九人諸科二人

大足元年進士三十七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十人

長安二年進士二十一人

三年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四人

四年四十一人續奏四人

中宗神龍元年進士 十一人重試及第十二人諸科二十
九人

二年進士三十二人諸科三十九人

景龍元年進士四十八人諸科三人

二年進士四十人諸科六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八人

睿宗景雲元年進士五十二人

二年諸科五十六人

延和元年進士三十七人

玄宗先天元年諸科二十七人

開元元年進士七十一人重奏六人

二年進士十七人諸科十二人

三年進士二十一人

四年進士十六人上書及第一人

五年進士二十五人

六年進士二十二

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五人

八年進士五十七人

九年進士三十八人

十年進士三十三人

十一年進士三十一人

十二年進士二十一人

十三年進士二十三人

十四年進士三十一人

十五年進士十九人諸科三人

十六年進士二十人

十七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一人

十八年進士二十六人

十九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人

二十年進士二十四人

二十一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一人

二十二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九人

二十三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五人

二十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七人

二十五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三人

二十六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二十一人

二十七年進士三十四人諸科五人

二十八年進士十五人諸科五人

二十九年進士十三人諸科四人

天寶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人

二年進士二十六人

三年進士二十九人

四年進士二十五人

五年進士二十一人

六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一人

七年進士二十四人

八年進士二十人

九年進士二十一人

十年進士二十人

十一年進士二十六人

十二年進士五十六人

十三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一人

十四年進士二十四人

十五年進士三十三人

肅宗至德二載進士二十二入江淮六人

成都府十六人江東七人

乾元元年進士二十三人

二年進士二十五人

三年進士二十六人

上元元年進士二十九人

代宗寶應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十七人

廣德二年進士十三人又十二人

永泰元年進士二十七人

二年兩都共二十六人

大曆二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九人諸科三人

四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二人

五年進士二十六人

六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二人

七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四人

八年進士三十四人諸科五人

九年進士三十二人

十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一人

十一年進士十四人

十二年進士十二人

十三年進士二十一人諸科二人

十四年進士二十人

德宗建中元年進士二十一人諸科二十七人

二年進士十七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三人

興元元年進士五人

貞元元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二十一人

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五人

四年進士三十一人諸科二十六人

五年進士三十六人諸科六人

六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五人

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十二

八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八

九年進士二十二諸科八

十年進士二十八諸科二十六

十一年進士二十七諸科八

十二年進士三十諸科四

十三年進士二十諸科六

十四年進士二十諸科九

十五年進士十七諸科四

十六年進士十九諸科八

十七年進士十八諸科八

十八年進士二十三諸科三

十九年進士二十諸科六

順宗永貞元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十人

憲宗元和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三十六人

二年進士二十八諸科十一

三年進士十九諸科二十四

四年進士二十諸科七

五年進士三十二諸科十二

六年進士二十諸科十三

七年進士二十九諸科十四

八年進士三十諸科十二

九年進士二十七諸科十一

十年進士三十諸科十三

十一年進士三十三諸科十四

十二年進士三十五諸科十四

十三年進士三十二人諸科十三人

十四年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十二人

十五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十三人

穆宗長慶元年進士三十三人駁下十人重試十四人諸科

三十八人

二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十人

三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十九人

四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十五人

敬宗寶曆元年進士九十三人諸科三十二人

二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十五人

文宗太和元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十五人

二年進士三十七人諸科三十六人

三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二十六人

四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七人

五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六人

六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五人

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五人

八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一人

九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五人

開成元年進士四十人諸科九人

二年進士四十人諸科三人

三年進士四十人諸科七人

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人

五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八人

武宗會昌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六人

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三人

三年進士二十二諸科十四人
四年進士二十五人續放一人諸科七人
五年進士二十七人覆試落下八人諸科五人
六年進士十六人諸科五人

宣宗大中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十人

二年進士二十二諸科十七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三人
五年進士二十七人又三十人諸科二十二
六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九人
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八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五人
九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六人

十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五人
十一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三人
十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四人
十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三人
十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三人

懿宗咸通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二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一人
五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九人
六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八人
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七人
八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十人
九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十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十一年停舉

十二年進士四十人諸科九人

十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十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十五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僖宗乾符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九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五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八人

六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九人

七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十四人

廣明二年進士十二人續賜第二人

中和二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人

四年停舉

五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二人

光啓二年進士九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人

昭宗龍紀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七人

大順元年進士二十一人諸科一人

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六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六人

景福二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十二人

乾寧元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三人

二年進士二十五人重放一十五人落下十人諸科三人

三年進士十二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三人

五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一人

光化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三十六人諸科二人

四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三人

天復二年三年停舉

四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一人

天祐二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二人

右唐二百八十九年逐歲所取進士之總目按昌黎公

贈張童子序言天下之以明二經舉其得升于禮部者

歲不下三千人謂之鄉貢又第其可進者屬之吏部歲

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然觀登科記所載雖唐之盛時

每年禮部所放進士及諸科未有及五七十人者與昌

黎所言不合又開元十七年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

年不過百人又太和勅進士及第不得過四十人明經

不得過百一十人然記所載逐年所取人數如此則元

未嘗過百人固不必為之限也又明經及第者姓名尤

為寥寥今日不得過百十人則是每科嘗過此數矣豈

登科記所載未備而難憑耶唐史摭言載華良入為京

兆解不第以書讓考官曰聖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進

士科者三千餘人以此証之則每歲所放不及二十人

也登科記不誤矣又按容齋隨筆言唐開元間國子祭

也

酒楊瑒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切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當時以其言爲然淳熙九年大減任子員數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爲率文班進士大約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倖流外蓋過二千之數甚與開元類也今考唐每歲及第者極盛之時不能五十人姑以五十人爲率則三歲所放不過百五十人而宋自中興以後每科進士及第動以四五百人計蓋倍於唐有餘矣又唐士之及第者未能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而宋則一登第之後即爲入仕之期夫其數之多如此取之易復如此則宋之以進士入仕者其冗當數倍於唐而今謂淳熙之事纔類開元何邪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選舉考 舉士

梁太祖開平元年勅近年舉人當秋薦之時不親試者號為拔解今後宜止絕 又勅禮部貢院每年所放明經及第不得過二十人

乾化元年以尚書左僕射楊涉知貢舉非常例也開元時以禮部侍郎專知貢舉其後或以它官領多用中書舍人及諸司四品清資官唯會昌中命大常卿王起主貢舉時亦檢校僕射五代時或以兵部尚書或以戶部侍郎刑部侍郎為之不專主於禮侍矣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勅今年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令翰林院

覆試升王徽桑維翰居魁亞降蒙正為第四今後禮部所試委
中書門下子細詳覆奏聞

三年工部侍郎任贊奏請諸色舉人不是家在遠方水陸隔越
者逐處選賓從官僚中藝學精博一人各於本貫一例分明比
試如非通贍不許妄給文解

明宗長興三年勅今後落第舉人所司已納家狀者次年便赴
貢院就試並免再取文解

長興四年禮部貢院奏新立條件如後

一九經五經呈帖由之時試官書通不後有不及格者唱落
後請置筆硯將所納貼由分明却令自閱或者試官錯書通
不當與改正如懷疑者便許請本經當面檢對如實是錯即
更於帖由上書名而退

一五科常年駁榜出多稱屈塞今年並明書所對經書墨義

云第幾道不第幾道粗第幾道通任將本經書照證如考
試官去留不當許將狀陳訴當再考較如合黜落妄有極述
當行嚴斷

一今年舉人有抱屈落第者許將狀披訴於貢院當與重試
如貢院不理即詣御史臺論訴請自試舉人日令御史臺差
人受舉人訴屈文狀并引本身勘問所論事件或知貢舉官
及考試官已下敢受貨賂升擢親朋屈抑藝能陰從請託及
不依格去留一事有違請行朝典

一懷挾書策舊例禁止請自今後入省門搜得文書者不計
多少准例扶出殿將來兩舉

一遙口受人迴換試處及抄義題帖書時諸般相救准例扶
出請殿將來三舉

一藝業未精准格落下耻見同人妄扇屈聲擬為將來基址

及他人帖對過場數多者便生誣玷或羅織歐罵者並當收禁牒送御史臺請賜勅鞠如知貢舉官及考試官事涉私徇情屈塞藝士請行朝典若虛妄者請嚴行科斷牒送本道重處色役仍永不得入舉場同保人亦請連坐各殿三舉奉勅宜依

又奏准會要貢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之禮近來直至臨鎖院前赴應天門外朝見今後請令舉人復赴正仗如舊法或以人數不少請祇取諸科解頭一人就列其餘續到者俟齊日別令朝見奉勅依

石林葉氏曰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爲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疑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於魯與疑皆同世以爲異也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勅禮部貢院於引試之前精加考校逐場去留無藝者雖應舉年深不得饒借場數有藝者雖遭黜落並許陳訴祇不得街市省門故爲喧競及投無名文字訛毀主司如有故違必行嚴斷配流邊遠同保人求不得赴舉主司不得受薦託書題密具姓名聞奏其舉人不得就試

又令今後舉人須取本鄉貫文解若鄉貫阻隔祇許兩京給解南唐設科舉旣而罷之

先公曰按五代通錄自梁開平至周顯德未嘗無科舉而偏方小國兵亂之際往往廢墜如江南號爲文雅最盛然江文蔚韓熙載皆後唐時中進士第宋齊丘馮延巳仕於南唐皆白衣起家爲祕書郎然則南唐前此未嘗設科舉科舉昉於此時耳顧以江文蔚一言罷之如以文蔚之言前朝進士公私相半爲譏則文蔚固亦前朝進士也然明

年以徐鉉建言復置科舉暨我朝開寶中唐之爲國不一
二年將亡而猶命張昺典貢舉放進士可悲也已

世宗顯德二年勅國家設貢舉之司求俊茂之士務詢文行以
中科名比聞近年以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
以出身今歲所貢舉人試令看詳果見紕繆須至去留其李暉
何暉楊徽之趙隣幾等四人宜放及第其嚴說武允成王汾間
丘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微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進等一
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黜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
溫叟失於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謫尚示寬恕特與
矜容劉溫叟放罪將來貢舉公事仍令所司具條理聞奏

其年五月尚書禮部侍郎知貢舉竇儀奏其進士請今後省卷
限納五卷以上於中雖有詩賦論各一卷餘外雜文歌篇並許
同納祇不得有神道碑誌文之類其帖經對義並須實考通三

已上爲合格將來却覆試候考試終場其不及人以文藝優劣
定爲五等取文字乖舛詞理紕繆最甚者爲第五等殿五舉其
次者爲第四等殿三舉以次稍優者爲第三等第一等並許次
年赴舉其所殿舉數並於所試卷子上朱書封送中書門下請
行指揮及罪發解試官監官等其諸科舉人若合解不解不合
解而解者監官試官爲首罪勒停見任舉送長官聞奏取裁監
官試官如受賂及今後進士如有倩人述作文字應舉者許人
告言送本處色役求不得仕進同保人知者殿四舉不知者殿
兩舉受倩者如見在官停任選人殿三選舉人殿五舉諸色人
量事科罪從之

又奏諸科舉人所試墨義第一場十否者殿五舉第二場第
三場十否者殿三舉其三場內元有九否殿一舉

按貢舉而以墨義之通否爲升黜淺陋殊甚有同兒戲

然否之多者殿舉亦如之猶畧有古人簡不率者示罰之遺意云

竇儀又奏乞依唐穆宗時考試及第進士先具姓名雜文申送中書請奏覆訖下當司與諸科一齊放榜

五年右諫議大夫知貢舉劉濤於東京試士放榜後率新及第進士劉坦已下一十五人來赴行在以其所試詩賦進呈上以其詞多紕繆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退落郭浚趙保雍等七人濤坐責官

五代登科記總目

梁太祖開平二年進士十八人諸科五人

三年進士十九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十五人諸科一人

五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十人

七年進士十一人諸科一人

四年停舉

三年進士十五人 五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二人

貞明二年進士十二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五人諸科二人 四年進士十二人諸科二人

五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一人 六年進士十二人諸科三人

七年停舉

龍德二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二人

三年停舉

唐莊宗同光二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四人 四年進士八人諸科二人

明宗天成二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九人

三年進士十五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二人

長興元年進士十五人重試落下八人諸科一人

二年進士四人

三年進士八人諸科八十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四人諸科一人

愍帝長興五年進士十七人諸科一人

廢帝清泰二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三人

晉高祖天福二年進士十九人

三年進士二十人

四年五年停貢舉

六年進士十一人諸科四十五人

七年進士七人

八年進士七人

九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五十六人

開運二年進士十五人諸科八十八人

三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九十二人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一百五十五人

隱帝乾祐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一百七十九人

二年進士十九人諸科八十八人

三年進士十七人諸科八十四人

周高祖廣順元年進士十三人諸科八十七人

二年進士十三人諸科六十六人

三年進士十人內落下二人諸科八十三人

世宗顯德元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一百二十二

二年進士十六人諸科一百十六人

三年進士六人諸科二十九人

四年進士十人諸科三十五人

五年進士十五人內落下七人諸科七十二人

六年進士十人諸科五十人

按五代五十二年其間惟梁與晉各停貢舉者二年則降勅以舉子學業未精之故至於朝代更易于戈攘搶

之歲貢舉固未嘗廢也然每歲所取進士其多者僅及
唐盛時之半土宇分割人士流離固無怪其然但三禮
三傳學究明經諸科唐雖有之然每科所取甚少而五
代自晉漢以來明經諸科中選者動以百人計蓋帖書
墨義承平之時士鄙其學而不習國家亦賤其科而不
取故惟以攻詩賦中進士舉者為貴喪亂以來文學廢
墜為士者往往從事乎帖誦之末習而舉筆能文者固
罕見之國家亦姑以是為士子進取之塗故其所取反
數倍於盛唐之時也國初諸科取人亦多於進士蓋亦
承五季之弊云

歐陽公什邡陳氏榮鄉亭記曰什邡之吏特不喜儒必
摧辱中傷之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為
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

工歌詩優游自養為鄉丈人而已逮陳君岩夫始為進

士然亦未嘗敢儒衣冠謁縣門出入閭巷必鄉其服矣

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岩夫始改服詣門應詔

吏方相驚既州試之送禮部中丙科以歸省其父曰噫

吾始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其可以為榮也迺築亭以

旌之是歸來子序張穆之觸鱗集曰五季文物蕩盡而

魯儒猶往往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蓋五十年不改也

太祖皇帝既定天下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白袍舉子

大裾長紳雜出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指以喜曰此

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是時厭亂人思復常故士貴蓋不

待其名實加于上下見其物色士類而意已悅安之此

儒之效也愚嘗讀此二篇而後知五代之時雖科舉未

嘗廢而士厄於離亂之際不得卒業或有所長而不能

以自見老死間閻不爲少矣

宋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凡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九經帖書一百二十帖對墨義六十條五經帖書八十帖對墨義五十條三禮對墨義九十條三傳一百一十條開元三禮三史各三百條學究毛詩對墨義五十條論語十條兼經並同毛詩之制各間經引試通六爲合格仍抽卷問律本科則否皆本貫發解若有鄉貫阻越及在化外得於開封府投牒奏俟朝旨諸州以本判官試進士錄事參軍試諸科或不曉經藝即選以次官充諸科並本判官監試試紙長官印署面給之帖經對義監官試官對考通否逐場定去取

凡試日懷挾所業經義及逆口相授者即時遣出所試合格取通多業精者爲上餘次之解文首具元請解及已落見解人數所試經義朱書通否監官試官署名於其下進士文卷諸科義卷帖由並隨解文送貢院其有殘廢篤疾並不得頂解或應解而不解不應解而解監官試官爲首罪停所任受賂以枉法論長官聽朝旨凡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鑠廳所屬官司先以名聞得旨而後解既集貢院十人或五人同保不許有大逆人總麻以上親及諸不孝不悌隱匿工商異類僧道歸俗之徒家狀并試卷之首署名及舉數場第鄉貫不得增損移易以仲冬收納月終而畢將臨試期知舉官先引問聯保與狀僉同而定焉凡就試禁挾書爲姦進士試詞賦唯切韻玉篇不禁進士文理純繆循舊制殿五舉諸科初場十否殿五舉第二第三場十否殿三舉第一至第三場九否並殿一舉殿舉之數未書於試卷

送中書門下諸已發解及進士雖有挾書之禁而不搜索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及第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弟姪及目
為師門恩門并自稱門生故事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
薦所知進士之負藝者號曰公薦上慮其因緣挾私詔禁之
乾德元年詔曰一經皓首十上千名前史之明文昔賢之苦節
懸科取士固當優容按舊制九經一舉不第而止非所以啓迪
仕進之路也今禮部貢院自今一依諸科舉人許令再應

按自唐以來所謂明經者不過帖書墨義而已愚嘗見
東陽麗澤呂氏家塾有刊本呂許公夷簡應本州鄉舉
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餘條有云作者七人矣請以
七人之名對則對云七人某某也謹對有云氣有禮於
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云下文
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謹對有云請

以註疏對者則對云注疏曰云云謹對有不能記臆者
則只云對未審蓋既禁其挾書則思索不獲者不容臆
說故也其上則具考官批鑿如所對善則批一通字所
對誤及未審者則批一不字大槩如兒童挑誦之狀故
自唐以來賤其科所以不通者殿舉之罰特重而一舉
不第者不可再應蓋以其區區記問猶不能通悉則無
所取材故也藝祖許令再應待士之意亦厚矣

乾德五年盧多遜知貢舉上復詔叅知政事薛居正於中書覆
試皆合格乃賜及第

先是陶穀子邴擢上第上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乃
詔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析以聞當令覆試

開寶三年詔禮部貢院閱貢士及諸科十五舉以上終場者具
名以聞至是籍到司馬浦等一百六人並賜本科出身

此特奏名恩例

五年初歲取進士不過十數人知貢舉奏合格人姓名而已至是禮部試到進士安守亮等十一人及諸科十七人上召對講武殿始下詔制放榜新制也

六年李昉知貢舉取宋準等十一人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誥去之濟川昉鄉人也上頗不悅會有訴昉用情取人者上乃令籍終場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乃御講武殿各賜紙札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為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尋昉等皆坐責自茲殿試遂為常式

是歲新修開寶通禮成紹鄉貢開元禮宜改稱鄉貢通禮本

科並以新書試問

江南進士林松雷說試不中格以其間道來歸並賜三傳出身是歲詔貢士之下第者特免將來請解許直詣貢部八歲親試舉人得王嗣宗等三十六人

按殿前試士始於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責后不過下行其事以取士譽非於考功已試之後再試之也開元以後始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送中書門下詳覆然惟元和間錢徽為侍郎知貢舉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覆試多不中選徽坐免官長慶以後則禮部所取士先詳覆而後放榜則雖有詳覆之名而實未曾再試矣五代以來所謂詳覆者間有升黜入宋太祖乾德六年命中書覆試則以帝疑陶穀之子不能文而中選故覆之亦未嘗別為之升黜至開寶六年李昉

知舉放進士後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論榜上遂於講武殿命題重試御試自此始昉等所取十一人重試共取二十六人然於昉等所取十一人內只出武濟川一人餘十人則高下一依先後而續取到二十六人不過附名在此十人之後共為十榜然則是年雖別試而共為一榜亦未嘗有省試殿試之分也至八年覆試禮部貢院合格舉人王式等於講武殿內出試題得進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為首王式者禮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則居其四蓋自是年御試始別為升降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云

九年詔翰林學士李昉等閱諸道所解孝弟力田等人試問所業毋可採乃悉退去詔劾本部官濫舉之罪見孝廉門

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滯顧謂侍臣曰朕欲博

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姓名上御講武殿覆試內出詩賦題賦韻平仄相間依次用命李昉扈蒙定其優劣為三等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試諸科得諸科二百餘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得十舉以上至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先賜祿袍鞞笏賜宴開寶寺上自為詩二章賜之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

唐朝有勅賜及第以表特恩至是御試中第者皆稱之其後文學之臣有不由科第者或獻文別試亦勅賜進士及第

按是年諸道所發貢士得五千二百餘人賜第者共五

百餘人為十取其一

石林葉氏曰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嘗語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長久之術因曰莫若參用文武之士是歲御試題以訓練將為賦連聖臣賢為詩蓋示以參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之有也遂得呂文穆公為狀頭李參政至第二人張僕射齊賢王參政化基等數人皆在其間自是連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時名臣悉自茲出矣

三年九月上御講武殿試禮部貢士舉人進士加論一首自是以三題為準故事禮部惟春放榜二是秋試非常例也是冬諸州舉人並集會將親征北漢罷之自是每間一年或二年乃置貢舉

按選舉志言是年試進士始加論一首然考登科記所

載建隆以來逐科試士皆是一賦一詩一論凡三題非始於是年也

五年覆試進士得蘇易簡以下一百二十一人並分甲乙之第賜宴時顏明遠劉昌言張觀樂史等四人皆以見任官舉進士上惜科第不與特授近藩掌書記

是歲有趙國昌者求應百篇舉

謂一日作詩百篇不設此科求應者即試之上出

雜題二十字曰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各令賦五篇篇八句逮日盱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上以此科久廢特賜及第以勸來者仍詔有司今後應百篇舉約此題為式

七年詔諸州長吏解送舉人取版籍分明為鄉里所推仍十人為保保內有行止踰違者連坐不得赴舉

八年詔曰歲千秋賦是曰彞章爰自近年遂隳前制止一偕於

計吏許常赴於貢闈豈足程功頗容傲倖復歸舊貫允叶至公
宜令諸道下第舉人依舊重請文解 是年試進士始分三甲
第一甲並知縣雍熙二年令考官親戚別試是年親試舉人初
唱名賜第得梁灝以下一百七十餘人諸科一百餘人李昉呂
蒙正之子皆入等上以勢家不宜與孤寒競進罷之左右言尚
有遺材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餘人諸科三百餘人並賜及第
四年先是上閱試舉人累日方畢宰相屢請以春官之職歸有
司如唐故事乃詔歲命春官知舉

端拱元年禮部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一十人
榜既出而謗議蜂起上意其遺材遽召下第人覆試於崇政殿
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以試中為目用白詔紙
書其名氏以賜之令權知諸縣簿尉六月又命右正言王世則
等召諸下第進士及諸科於武成王廟重試得合格數百人以上

及第
覆試詩賦又拔進士葉齊以下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並賜
及第

容齋洪氏隨筆曰太宗雍熙二年端拱元年禮部放進士
之後慮有遺材至於再試再放雍熙後試凡百七十六人
端拱復試諸科因此得官者至於七百一時待士可謂至
矣然太平興國末孟州進士張雨光以試不合格縱酒大
罵於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亦不得赴舉
恩威並行至於如此

二年親試舉人有中書吏人及第上令奪所授勅牒乃詔禁吏
人應舉淳化三年是歲諸道舉人凡萬七千餘人蘇易簡知舉
殿試始令糊名考校內出卮言日出賦題試者不能措辭相率
叩殿檻上請有錢易者日未中三題皆就以其輕俊特命黜之
得孫何以下三百餘人諸科八百餘人就宴賜御製詩三首箴

一首又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朝官受任于外者併以賜何等物內殿策士例賜御詩以寵之至陳堯叟始易以箴至是詩箴並賜

舊制三史通禮各試三十場每場墨義十道制自今只試墨義十五場餘十五場抽卷令面讀能知義理分辨其句識難字者為合格不可者落

自端拱元年試士罷進士擊鼓訴不公後次年蘇易簡知貢舉固請御試是年又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例

容齋洪氏隨筆曰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庖言日出賦題孫何不知其所出相率叩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為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進士

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按藝祖太宗皆留意於科目然開寶八年王嗣宗為狀元止授秦州司理叅軍嘗以公事忤知州路冲冲怒械繫之於獄然則當時狀元所授之官既卑且不為長官所禮未至如後世榮進素定要路在前之說也至太平興國二年始命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次皆優等注擬凡一百三十人淳化二年試士第一甲至三百二人皆賜及第太宗時惟此二年科目恩數最為優渥凍水記聞言太平興國之事以為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帝善之歸

語太宗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我不欲官之汝異日可收以自輔是榜齊賢中選適在數十人後及注官乃詔盡與超除如此則是通榜恩數之厚是太宗欲曲為張齊賢之地馬永鄉語錄載淳化二年之事則以為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嘗出神見二仙官相語曰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極低如何對曰高低不可易也獨甲科可易不若以第二甲為第一甲道士覺以告人既而唱名上適有宮中之喜因謂近臣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則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一人張士遜第一百六十六人後丁謂王張皆為宰相如此則是黃甲人數之多是神物必欲曲為張士遜之地二說頗涉偏私詭

異故李天性所著典故辨疑深言其不然愚以為太宗寤寐英賢如恐不及時出特恩以示獎勵故初無一定之例有如太平興國二年三年第一等第二等並授通判而五年則前二十三名授通判八年則第一甲授知縣雍熙二年第一等為節察推官淳化三年則止前四名授通判則繁科授官之崇庠無定例也分甲取人始於太平興國八年然是年第三甲五十四人第二甲一百五十七人反三倍於第三甲之數端拱元年二年則又不分甲淳化三年第二甲五十一人第一甲三百二人反六倍於第二甲之數則累科分甲人數之多少無定例也好事者徒見二張致身宰輔而不擢高科而二科恩例適爾優厚故必以為曲為二人之地耳

直宗咸平元年詔禮部放榜得進士孫僅以下五十人高麗賓

貢一人自淳化五年停舉凡五年至是始行之其年密州發解官坐薦送非人當入金特詔停任因詔告諭諸路以警官吏

容齋洪氏曰按登科記孫僅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燁為河南人餘皆貫開封府其下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都人士中選如是其多疑外方寄名記籍為進取之便耳

二年詔天下貢舉人應三舉者今歲並免取解自餘依例舉送三年親試舉人上臨軒三日無倦色得進士陳堯咨以下四百九人諸色四百三十餘人又試進士五舉諸科八舉及嘗經御試或年踰五十者得進士及諸科凡九百餘人共千八百餘人其中有晉天福隨計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未有

詔曰孔門四科德行爲貴言令近歲偷薄成風務扇朋游以圖進取潛相詬病指摘瑕疪有玷士倫頗傷俗化自今兩京

諸路所解舉人宜先廉訪行實或藝文可採而操履有虧投書匿名飾詞訕上之類並嚴加懲斷勒歸鄉縣課役求不得就舉如輒敢解送所由官吏必當論罪仍令御史臺覺察之又親試河北貢舉人賜進士齊革等十三人諸科三百四十五人及第同出身有下第求試武藝及量材錄用者五百餘人悉賜裝錢慰遣之命禮部叙爲一舉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朝科舉取士及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時制旨未嘗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訴也太平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皆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將作丞餘並爲評事充通判及監當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則以下十八人

以評事知縣餘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判簿尉改
 知令錄明年並遷守評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
 灝以下二十一人人才得節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
 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陳堯叟
 曾會至得光祿丞直史館而第三人姚揆但防禦推官淳
 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孫何以下二人將作丞二人評事
 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擬咸平元年孫僅但得防推二年
 孫暨以下但免選注官蓋此兩榜真宗在諒闇禮部所放
 故殺其禮及三年陳堯咨登第然後六人將作丞四十二
 人評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節使推官軍事判官第三
 甲八十人防團軍事推官

年詔淄青齊州及河北經蕃寇蹂踐處貢舉許免取解此免之

五年親試舉人得進士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經諸科百八
 人是歲貢舉人集闕下萬四千五百餘人陳恕知貢舉所取士
 甚少進士諸科共取二百一十人約六十六人取一人諸州舉送官被黜責者甚衆
 景德二年親試舉人得進士李迪等二百四十餘人特奏一百
 餘人諸科五百餘人諸科特奏七十餘人先是迪與賈邊皆有
 聲場屋及禮部奏名而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
 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叅
 知政事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耳捨注疏而立異不可輒
 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
 如此

虞部負外郎知鄭州王矩上書自薦求進士第上以矩自燕
 薊歸化居官清白而自強學業特賜及第驛召赴聞喜宴上
 以去歲河朔用兵民甚驚擾其東城捍寇多出士人故廣示

甄採

詔應賜進士諸科同出身試將作監主簿者並令守選故事登科皆有選限近制及第即命以官上初復廷試賜出身者亦色選至是策名之士尤衆多設等級以振淹滯雖藝不及格悉賜同出身試秩解褐故令有司循用常調以示甄別

詔貢舉之門因循爲弊躁競斯甚繆濫益彰宜令權住二年庶使服勤更專學問無失大成之術式符虛佇之懷仍委禮部貢院自今科場務精考試無容濫進用革澆風比又有州郡全無解送是謂曠官其諸路府州將來秋賦當職官如依前顧避全不解人致有上言必行朝典

禮部貢院上言請諸色舉人各歸本貫取解不得寄應及權買田產立戶諸州發解寄應舉人長吏以下請依解不十人例科罪犯者罪亦如之有鄉里遐遠久住京師許於國子監取解仍

須本鄉命官委保判監引驗乃得附學發解日奏

三年詔進士就試不許繼燭自今開封府國子監諸路州府據秋賦投狀舉人解十之四如藝業優長或荒繆至甚則不拘多少今歲秋賦止解舊人新人且令習業川廣舊取解人並許免

解

翰林學士晁迥等議令諸州約分數解送或自來舉子止有三兩人欲聽全解或其間才業卓然不群者別以名聞其文武升

朝官嫡親許附國學

此曹試之始

貢院言昨詳進士所納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舊卷或爲傭書人易換文本是致考校無準請自今並令舉人親自投納於試紙前親書家狀如將來程式與公卷全異及所試文字與家狀書體不同並駁放之或假用他人文字辨認彰露即依例扶出未不得赴舉其知舉官亦望先一月差入貢院考較公卷

川

分為等第如事業殊異者至日更精加試驗所與抱藝者不失
搜羅躁進者難施偽濫

四年令禮部糊名考較先是上嘗問輔臣以天下貢舉人數王
且曰萬三千有餘約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則當黜者
不啻萬人矣典領之官必須審擇晁迥兢畏當以委之且謂滕
元晏少交游命迥等知貢舉元晏等封印卷首凡封卷首及點
檢詳試別命官皆始此先糊名用之殿試今復用之禮部也初
陳彭年舉進士以輕俊為宋白所出於是彭年與迥等更定條
制設關防不復揀擇文行雖杜絕請託然寘甲科者多非人望
自彭年始也

太中祥符元年南省下第舉人周叔良等百二十人訟知貢舉
官朋附權要抑塞孤寒列上勢家子弟四十餘人文字淺近非
合奏名上曰貢舉謗議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謂勢家子弟者別

坐就試既而叔良等所陳皆妄命配隸許州

二年禮部貢院言準詔議定國子監兩京諸路以五次解到舉
人內取一歲數多者自今解十之三永為定式詔令於五年最
多數中特解十之五庸振淹滯以廣搜羅

三年親試東封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賜進士梁固以下三十
一人

四年親試祀汾陰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賜進士張師德以下
三十一人

按自雍熙端拱而後取士之法省試之後乃有殿試已
為定例獨此二年會要所載乃停貢舉年分禮部未嘗
放進士然則此六十餘人者迺是封禪特恩所試如後
來免省到殿之類是也

四年開封府進士郭顏孫碩等同保赴舉碩預薦顏被黜詣府

自首有服紀不當赴舉欲以累碩上惡其險躁無儒行令配顏
蔡州勿齒儒籍

詔曰如聞河朔諸州解送舉人艱於考覈頗多黜落宜令轉運
使於落解舉人最多處內有顯負苦辛者遣官別加考試及格
人送禮部五年上聞貢院監門官以諸科舉人挾書為私悉解
衣閱視失取士之體亟令止之又令貢院錄諸州發解試題以
聞以將廷試慮或重複自是用以為例

詔令自今貢舉人曾預南省試者犯公罪特聽罰贖
先是挾書赴試者並同保人殿一舉是歲試諸科以挾書扶出
者十八人計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聞上特
令赴殿試乃詔禮部裁定殿舉之制禮部言諸科懷挾書策比
對義不至詞理紕繆者情理稍輕其進士所挾未必全是所試
文字請自今挾書犯者依條殿舉其同保殿舉指揮更不施行

八月詔諸衛將軍諸司使副三班知州處貢舉人令通判幕職
錄事參軍及考試官解發知州止同署解狀所解不當亦免其
罪

七年詔諸州解送舉人內黜落多處宜令本州選官覆試取藝
業優長者送禮部以二月一日為限進士諸科其曾經殿試并
河北陝西諸科會至終場及他州兩至終場下第者悉免取解
容齋洪氏隨筆曰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
士王世質等訴本州黜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立
看詳立以為世質等所試不至紕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
詔轉運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
本州繳進世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奪
乃言詞理低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劾胡則崔立之罪蓋

是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故有被黜而來訴其枉者至於省試亦然如葉齊之類由此登第後來無此風矣

八年始制謄錄院

時懷衛濱州以部內官屬少進士登科者因聚數州進士都試之乃詔自今諸州發解如乏試官宜令轉運司選隣州官充不得移舉就他州併試

天禧二年詔自今鑠廳應舉人所在長吏先考試藝業合格者即聽取解如至禮部不及格當停見任其前後考試官舉送長官重寘其罪至天聖時除其法

三年詔以近年開封府舉人稍多屢致詞訟令翰林學士承旨晁迥等議定條制迥等上言諸州舉人以身有服制本貫難於取解遂奏京畿高籍充賦人數既衆混而為一有司但考其才藝解送之際本府土著登名者甚少交構喧競亦由於此欲

請自今舉人有基周卑弱以下服者聽取文解寄應舉人實無戶籍者許召官保任於本府戶籍人數外別定分數薦送詔從之

宋鄱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選舉考 舉士

仁宗天聖二年賜舉人宋郊葉清臣鄭畷以下及諸科凡四百八十餘人賜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上封事者言經學未究經旨及於本科問策一道對者紕繆上以執經隸業不善為文特命取其所長用廣仕路並不黜落國朝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始郊與弟祁俱以詞賦得名時奏祁第一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郊第一祁第十

時天下登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取士之路可謂盛矣雖耄鈍之士數誦於試後多收入仕版謂之特奏名或因循不學欲積舉以應令乃詔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茶遜務時敏

厥脩乃來朕慮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既已臨較得失而憂其
屢不中科則衰邁而無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閭而進不能預
於祿位故常數之外特爲之甄采而徂於寬恩遂墮素業頽
弛苟簡寢以成風甚可耻也自今宜篤進厥學無習僥倖焉
景祐初詔曰鄉學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狹孤寒棲遲或老而不
得進朕甚閔之其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三進士五舉
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嘗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
預先朝御試雖試文不合格毋輒出皆以名聞自此率以爲常
石林葉氏曰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爲
之故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既增殿試天子
親御殿進士猶循禮部故事景祐中稍厭其煩竄始詔御
樂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
王氏揮麈錄曰韓忠獻億景祐中參仁宗政事天下稱爲

長者四子仲文縉子華縉持國縉王汝縉縉俱禮部奏名忠
獻啓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觀望然臣既備位政
府豈當受而有之天下將以謂由臣致此臣雖不足道使
聖明之政人或議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
必昭示四方以爲榮觀哉乞盡免殿試唱第幸甚誠懼再
三上嘉歎而允所請忠獻既薨仲文子華王汝相繼再中
科甲獨持國曰吾前已奏名矣當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
遠方耶不復更就有司之求故文潞公薦持國疏云曾預
南宮高薦自後不出仕宦其後仲文知制誥子華王汝皆
登宰席持國賜出身至門下侍郎爲本朝之甲族云

按嘉祐二年御試方令禮部所奏進士俱免黜落如以
前蓋有過省而殿試不中者矣故韓忠獻諸子仲文子
華王汝必再中甲科而後可以言登第若嘉祐二年以

後則凡預禮部正奏名皆為有出身之人矣

四年賈昌朝言有親戚事本州及或為發解官及侍父祖遠宦距本州二千里宜勅轉運司選官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詔近臣議而丁度等謂舊制限十月二十五日上名于省幾二千里而赴試或有不及願寬其期一月聽如昌朝說由是諸路始有別頭試其年詔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試封彌謄錄如禮部寶元中李淑侍經筵帝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外即以進士止試策滅裂不盡其學請帖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為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文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為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試以時務策五篇箴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太和三年試帖經畧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

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為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篆為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較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特繫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而勅有司併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慶曆四年臣僚上言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詔下兩制詳議知諫院歐陽脩言請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大約不過此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每卷一人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迨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

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畧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跡者亦限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策論逐場旋考則卷子不多考官不至昏勞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可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采祇可盡要在南省令試策省精選者省勝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為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槩當以策論為先

按詩賦不過工浮詞論策可以驗實學此正理也今觀歐公所陳欲先考論策後考詩賦蓋欲以論策驗其能否而以詩賦定其優劣是以粗淺視論策而以精深視詩賦矣蓋場屋之文論策則蹈襲套括故汗漫難憑詩賦則拘以聲病對偶故工拙易見其有與學雄文能以論策自見者十無一二而紛紛鵠袍之士固有頭場號為精工而論策一無可採者蓋自慶曆以來場屋之弊已如此不特後來為然也故歐公之言欲先試論策擇其十分亂道者先澄汰之不特使之稍務實學且使司衡鑑者所考少則易精又既工論策則不患其不長於詩賦縱詩賦不工而所取亦不害為博古通經之士矣

又按祖宗以來試進士皆以賦詩論各一首除制科外未嘗試策天聖間晏元獻公請依唐明經試策而不從寶元中李淑請并詩賦策論四場通考詔有司施行不知試策實始於何年當考

知制誥富弼言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以來爲法尤密踰於前代而得入之道或未至夫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詞學之臣而又選館閣才臣數人以助考較復有監守巡察糊名謄錄上下相警不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引試凡三日詩賦可以見詞藝論策可以觀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蘊二長也貢院凡兩月餘研究差次可以窮功悉力三長也殿試考官濫取而不擇一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人之才二短也考較不過一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禮部放榜則權歸有司臨

唱第則思出主上則是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末也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牋奏牘副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又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隳故事旋復殿試如舊

上命侍臣條奏急務參知政事范仲淹等奏列十事其三請精貢舉欲復古興學校取士本行實於是翰林學士宋祁等合奏言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不足盡人材臣等參攷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修飾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閱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乃詔州縣立學本

道使者選屬部為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可為永式初保寧軍推官胡瑗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諸生信愛如其子弟至是下湖州取其法者為學令是冬詔罷日限以余靖言廣學舍所以待有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寬食貧之人或者謂仲淹既去而執政意皆異故有是詔時言初令不便者甚眾以為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得入者嘗多乃詔一依舊條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進士與殿試者始皆免黜落

時進士益相習為奇僻鉤章棘句寔失渾淳歐陽脩知貢舉尤以為患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既而試榜出時所推譽

皆不在選澆薄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詆斥之街司邏吏不能止至為祭歐陽脩文投其冢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自是文法亦少變

時上書者言四年一貢舉四方士子客京師以待試者六七千人一有喧噪其徒眾多勢莫之禁且中下之士往往廢學數年才學之士不幸有故一不應詔淪沉十數年或累舉滯留遂至困窮老且死者甚眾以此毀行冒法干進者不可勝數宜間歲一貢舉中分舊數而薦之王洙侍適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為今之計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而議者乃合奏曰臣等謂易以間歲之法無害而有利不足疑也使舉子不幸有疾病喪服之故者不致久沉且程文偶不中選旋亦遇貢舉則無滯才之歎而天下所薦舉數

既減半禮部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矣近年挾書代筆傳義者多因使權貴富豪之子得以濫進蓋由人衆有司無繇察若人少則諸僞濫勢自不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其塗而進於是詔問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其不還鄉里而寓戶他州以應選者嚴其法每秋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干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則州里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理紕繆坐元考官

時以科舉既數則高第之人倍衆其擢任恩典宜損於故乃詔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為定式申勅有司

而高第之人日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其無為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代還陞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前此三名其為通判其餘以次減降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材及其風迹比舊亦浸衰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張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允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為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為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為政又殺其法恩數既削得人衰矣觀天

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戩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寘榜寘不幸即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輝榜輝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可數矣

沈氏筆談曰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群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分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闌于著位之前舉人皆拜于禁闌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坐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為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

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為闕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蕃人駱駝

又曰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于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湯取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席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義經蓋嘗有敗者故事為之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為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謂也

按沈公所記典故皆源於唐時宋朝因之至嘉祐時猶然後來天下所解進士非中選禮部待對親策之日不得覲清光而禮部試士之時雖無所謂五經學究然其所以待進士者禮亦殺於祖宗之時矣

英宗治平三年詔曰先帝以士久不貢怠於學而豪傑者不時舉故下間歲之令而自更法以來其敝浸長里選之牒仍故而郡國之取減半計偕之籍屢上而道塗之勞良苦朕甚閔焉其令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於末行間歲之法已前四分取三為率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恩典不增而貢舉期緩士得休息官以不煩矣

知諫院司馬光上言請貢院逐路取人其畧曰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為敵混同封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

遺也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或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和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於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為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皆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

叅知政事歐陽脩上言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

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才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厚薄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令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以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

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

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異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惟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

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苟可為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眾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諛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

按分路取人之說司馬歐陽二公之論不同司馬公之意主於均額以息奔競之風歐陽公之意主於覈實以

免繆濫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藝取人則歐公之說爲是蓋士既求以用世則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訾至於弃親匿服身負過惡者皆素無行檢之人此曹雖使之生長都城早游館學超取名第亦未必能爲君子若以爲遠方舉人文詞不能如游學京師者之工易以見遺則如歐曾二蘇公以文章名世詔今傳後然亦出自窮鄉下國未嘗漸染館閣習爲時尚科舉之文也而皆占高第然則必湏游京師而後工文藝者皆剽竊蹈襲之人非穎異挺特之士也

神宗熙寧二年議更貢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初王安石以爲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數增進士詔兩制兩省御史臺三司三館議之韓維請罷詩賦各習大經問大義十道

以文解釋不必全記注疏通七以上爲合格諸科以大義爲先黜其不通者蘇頌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彌封謄錄之法直史館蘇軾上議畧曰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嘗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不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間嘗立學矣天下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養游士置官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爲紛紛其與慶曆之除何異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取唐故事兼

取譽望而廢封彌或欲變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磨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非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

上得軾疏曰吾固疑此今得軾議釋然矣它日以問王安石安昌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一人一義十人十義朝廷欲

有所爲異論紛然莫肯承聽此蓋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趙抃是軾言安石曰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於是乃卒如安石議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進士額諸科如許用舊業一試後非嘗應諸科人毋得創以諸科求試其京東西陝西河北河東五路士之創試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科而爲進士者乃得用所增之額以試者別爲一號攷取蓋欲

優其業使不至外侵則當向慕改業也

按科舉不足以盡取人之法然自隋唐以來入官者皆以是爲進身之階及其人之賢否則初不緣此柳子厚送崔符序言今世尚進士故天下舉歸之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姚康撰科第錄序言以顏孔爲心者雖日視淫靡莫能遷其操以桀跖爲行者雖日聞仁義莫能治其性若膺鄉舉里選亦此流也若搜茂才異行亦此流也則何必目秀才爲樸名進士爲薄耶蓋唐人已以此論即坡公之意也但變聲律爲議論變墨義爲大義則於學者不爲無補然介甫之所謂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學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夫其書縱盡善無可議然使學者以于利之

故皓首專門雷同蹈襲不得盡其博學詳說之工而稍求深造自得之趣則其拘牽淺陋去墨義無幾矣况所著未必盡善乎至所謂學術不一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爲異論紛然莫肯承聽此則李斯所以建焚書之議也是何言歟

既罷明經諸科乃用其法立新科明法以待諸科之不能改試進士者試以律令刑統大義斷案中格即取惟宜應明經諸科試在熙寧五年前者得試非此類有司不受既得官又得預刑法官試中者推恩有加

三年親試舉人初用策舊制進士一日而兼試詩賦論謂之三題特奏名人止試論一道至是進士就席有司循循故事給禮部韻及題出乃策問也

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

初考爲三等覆考爲五等上令宰相陳升之面讀以祖洽爲第一考官蘇軾疾其阿諛因擬進士策一篇以進是年南郊赦書訪求節行才識學術之士諸路監司以劉蒙等二十一人應詔送舍人院試而命以官

熙寧初詔進士諸科經仁宗朝殿試或進士明經三舉殿試五舉省試下諸科五舉殿試七舉省試下並免解因應舉授諸州司士長史文學助教參軍不理選限年未六十注權入官三年又詔景祐五年以前禮部試下進士一舉諸科二舉年六十五若過加一舉則不限年州縣以名聞特與推恩府監舉人以京朝官二人保識進士七舉諸科八舉年四十禮部貢奏名者並特赴殿試惟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各減一舉以優之舊止試論至是如進士試時務策一道自同五經出身而降爲九等上等注官次守選次遇郊注官及不理選限各有差

詔諸州舉送發解考試監試官凡親戚着門客毋得試於其州類其名上之轉運司使與鑾應者同試率七人特立一額以解不用其所避州解額

五年詔宗室非袒免親許應舉補官十年始立宗子試法凡祖宗袒免親已命者附鑾聽試非袒免以外例許應舉國子監禮部皆別試別取十人取五試者雖多解毋過五十人庭試策問與進士同而別考累舉不中年及四十以聞而錄用之

六年詔進士諸科及選人任子並令試斷案律令大義或時議始出官其後又詔進士第一人以下並試初詔自三人以下始令試法中書習學練亨甫言高科任簽判及職官預一州之事其於習法豈所宜緩前此試刑法者世皆指爲俗吏今朝廷推恩雖厚而應者尚少若高科不試則人不以爲榮矣乃詔悉試帝因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令吳克曰漢儒陳寵以法律

講受徒衆常數百人有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縉紳多耻此學明法一科又徒能誦其文罕通其意近歲將補官者必聚而試之此有以見恤刑之意

舊制進士諸科以甲次高下率錢期集貧者或稱貸是年始賜錢三千緡爲期集費

舊制新進士入謝進謝恩銀百兩至是罷之

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于學官謂之三經新義

先是王安石奏學官試文且言黎詵張諤文勝而違經旨帝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安石曰已令陸佃沈季長訓釋詩義矣帝曰佃輩信能發明與旨乎安石曰雖命之訓而臣實商度也

舊制開封府發解三百餘額國子監額不及其半至是合試而

九年殿試進士初覆考官陳澤等考上一甲文卷失當贖金有差詔自今唱名盡四甲而禮部正奏名上十人未與者奏聽裁

決

元豐元年詔開封府國子監舉人併試通取解額其諸州不滿百人者令漕司取便近州各用本所額就一州考取御史黃廉言別試所解試業詩者十人而取至四五書之一經止取一人等之業文不應能否相絕如此願分經立額均收其長詔自今詩易悉占三分書二分周禮禮記通二分又言朝廷多用講官考試諸生在學孰知其平時議論趨向則試文易投其好而遠士往往見黜考官毋用監學講授人詔差官日取裁知諫院黃履言諸科舊試記誦故口授爲傳義重其法禁今大義須文豈容口授而重法如故仍釀立告賞證左又皆其徒慮有誣枉請改立法從之

五年先是帝見黃裳所爲文愛之至是禮部奏進士有裳名及進讀試策在前列者皆不稱旨命求裳名至末甲始見乃擢爲第一考官以高下失實贖金

八年濟博棣三州諸科舉人訴于禮部言諸科舊額多歸進士僅有存者又足以盡解新科明法今試而中無額可解於是常留諸科舊額十分之一以待不能改業者

知徐州蘇軾上言乞爲京東西河北陝西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事見胥吏門

哲宗元祐二年更科場法進士分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各一首第三場論一道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經義進士不兼詩賦人許增治一經詩賦人兼一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爲大經周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

尚書省言近歲承學之士聞見淺陋辭格卑弱患在治經者專守一家不識諸儒傳記之說爲文者唯知解釋不通聲律體要之學深慮適用之文從此遂息兼一經之內可以爲題者無幾有司所試多其平日已嘗宿爲若非議而更之必且大弊而禮部請置春秋博士進士專爲一經又侍御史劉摯奏國朝取士試賦論策更百餘年號爲得人熙寧初以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而改試以經可謂知本然今之治經大與古異專譏熙寧所頒新經字說佐以莊列釋氏之書試者累輩百千槩用一律其中雖有真知聖人本指該通先儒舊說與時尚不合一切捐棄且詩賦經義均之以言取人賢否邪正未可遽判第從有司去取較之詩賦有聲律法度故工拙易見所從命題者廣故寡重複經義命題不出此書旣可夙具稍更數試題多重出旣格律不嚴難以一見判其高下或

時得竊他人之文以爲己作此於取棄難易之間科第當否由之以分願復詩賦與經義兼行其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自己之說禁用字解釋典以救文弊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尚書省文言近制明法舉人試律令大義及斷案謂之新科明法中其選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進士及第人之上古者治本禮義而刑法僅以助之舊制刑法最爲下科然必責之兼經則猶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今新科罷兼經專試刑書又所取比舊猥多調擬之法失其次序欲加試論語孝經大義仍裁半額注官並依科目次序詔近臣集議以聞

左僕射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罷賦詩及諸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于異端若已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至於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真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四年知杭州蘇軾狀奏據本州進士汪澆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寘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有改

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爲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爲耻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數後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虛浮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一拙無辦既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夫士心故爲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爲耻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

河北河東進士初政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爲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漑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組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詩賦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又詔舉經明行修科分路立額共六十一人州縣保任上之監司監司考察以聞各用其州解額無其人則缺之

司馬光奏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如一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切料此法初行其

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於所舉人違犯名教及賊私罪必坐舉主毋有所赦行遣三五人後自皆謹擇其人不致妄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閤室立身行已不敢不謹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嚴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

王覲言人情進取相妨則相擠若經明行修科侵用其州解額雖名實孚應衆必合意詆之此科本以厚風俗恐俗未及厚而反敗之也乞創額以消爭進

權知貢舉蘇軾言今名器爵祿出之太易每一遇科場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祖宗舊制禮部奏名至御試而黜者甚多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近歲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時聖斷今禮部十人以上別試國子開封解試

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進士及自該特奏而預正奏者皆定著于令遞升一甲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

軾又言比得命案例具今舉該特奏者約已及四百五十人今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無他進望布在州縣惟務贖貨以爲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勵有聞于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初政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願斷自聖意止用前命仍詔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誠有學問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

八年中書言御試請復用祖宗法試詩賦論策三題且言士子

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二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者纔八十二人可見習賦者多於是詔來年御試習詩賦人復試三題專經人且令試策自後槩試三題

紹聖元年禮部已定御試三題條約至三月詔仍試策又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仍除去字說之禁

四年詔禮部凡內外試題悉集以爲籍遇試頒付考官以防複出罷春秋科凡試優取二禮兩經許占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旣而復立春秋博士崇寧又罷之

時有建請於詩書周禮三經義中出題以試舉人者朝廷下其議有司承意謂爲可行旣而又正言鄒浩言三經義者所以訓經而其書非經也以經造士而以非經之題試之甚非先帝專用經術之義後出題訖依舊法

徽宗崇寧三年詔曰神考議以三舍取士而罷州郡科舉其法

行於畿甸而未及郡國肆朕纂圖制詔有司講議其方書來上悉推行之設辟雍於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又與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朕勸勵學者至矣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於學校其詔天下將來科場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廢幾復古自此歲試上舍悉差知舉如禮部試四年詔將來大比更參用科舉取士一次辟離太學其亟以此意諭達遠士使即聞之時州縣悉行三舍法當官者子弟得免試入學而士之在學者積歲月累試乃得應格其不能輟身試誦者厯可從挾額應科舉不得如在籍者三舍解試兼與而兩得其貧且老者尤甚病之時人議其法曰利貴不利賤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貧故詔書及此而加以審訂未遽廢科舉也大觀元年詔舉八行

自元祐倣古創立經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畧藝文間取禮部

試黜之士附寘恩科其時御史既已咎其無所甄別矣及八
行科立專以八行全偏爲三舍高下不間內外皆不試而補
則往往設爲形迹以求入於八行固已可厭至於請託徇私
尤難防禁大抵兩科相望幾數十年廼無一人卓然能自著
見於名格相應者而八行又有甚弊士子躄弛公私交患苦
之不能誰何乃借八行名稱納之學校使其冀望無罰應貢
則稍且自戢而長史實恐繆舉從坐故寧使之占額不貢以
是知畧實藝而追古制其難蓋如此也

政和二年親試舉人始罷賜詩改賜箴 先時御史李章言作
詩害經術自陶潛至李杜皆遭譏詆詔送勅局立法宰臣何執
中遂請禁人習詩賦又詔士毋得習史學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
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嶷爲翰林

學士慕容彥逢爲吏部侍郎字文粹中爲給事中張璪爲起

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叅以漢唐歷代事
實爲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廼稱通儒
可依所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叅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
士不負賓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李彥
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乎
詩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學也
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
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
於先王之學而不流於世俗之習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
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廼爲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史
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况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
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於俗好

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志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也

按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此崇觀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論似正矣然經之所以獲尊者以有荆舒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鑑蘇黃之酬唱也群儉借正論以成其姦其意豈真以爲六籍優於遷固李杜也哉

宣和三年詔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

六年禮部試進士萬五千人詔特增百人額差知舉官五人是年賜第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有儲宏等隸大闡梁師成爲使臣或小史皆賜之第

先是天觀三年宦者梁師成中甲科政和四年以鄧洵武之

子鴻臚寺丞雍進頌文可采特令直赴庭試自後此類頗多八年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升次名王昂爲首

按太宗時李昉呂蒙正之子御試入等上以勢家不當與孤寒爭進黜之顏明遠等四人以見任官舉進士上惜科第不與特授近蕃掌書記蓋惟恐權貴占科目以妨寒俊也今親王得以爲狀元又按端拱二年有中書堂後官及第上奪所授勅牒歸本局詔今後吏人無得應舉蓋惟恐雜流取名第以玷選舉也今闕宦與其隸皆得以登甲科蓋至是祖宗之良法蕩然矣

王氏揮麈錄曰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熙寧三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

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為踈畧黃道夫榜傳臚至第四甲党
縛卷子神宗笑曰此人何由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
人用分數取末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後人益以
廣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試至八百五人蓋燕雲
免省者既衆天下赴南宮試者萬人前後無踰此歲之盛
欽宗靖康元年復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

賜出身 凡士不繇科若三舍而賜進士第或出身者其所從
得不一路遺逸文學吏能言事或奏對稱旨或試法而經律入
優或材武或童幼而能文或邊臣之子以功來奏其得之雖有
當否總其大較要有可考熙寧四年太子右贊善大夫吳安度
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賦綠竹詩皆王芻古說而直
以為竹遂黜不取富弼言史記叙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安度
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五年祝康李舉之試經書律令大義而

有司考之入優遂以令賜明經出身其後梁子野黃葆光賜出
身遂同進士七年王韶破木征使其子淳來獻捷帝喜甚遂以
賜之其後趙適在政和間擒蠻卜漏編次用兵首未授其子永
適來奏永適亦得賜八年章焯薦大理寺丞歐陽發有史學又
得賜九年中丞鄧綰薦遂州布衣馮正符受賜已而綰敗正符
亦坐附會追奪元符元年承務郎李景夏召對三年上舍生何
太正應詔言事皆特賜崇寧二年又賜右司郎官林樞蘇州進
士俞燾等明年蔡京子攸亦與焉四年宋喬年察訪熙河稱旨
大觀四年開封少尹張叔夜皆以職事賜政和中小學生曹芬
駱庭芝以能文賜自此達官貴胄既多得賜又上書獻頌得之
者多至百數不勝紀矣靖康新政懲姦臣蔽塞允行義有闕議
論忠謹悉加賜以示好惡張炳雷觀陳東尹焞鄧蕭相望得賜
而天下知所鄉矣

宋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 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選舉考 舉士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國家設科取人制爵待士歲月等陰陽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堅頃緣寇戎侵犯京邑爰致四方之雋已愆三歲之期比申飭於攸司消上春而明試深虞道阻寬佇浹旬而駐驛行宮時巡方徵非若中都當遠近之會可使四方得道里之均特從權宜創立規制分禮闈之奏額就諸路之漕臺俾謹擇於考官用精蒐於實學士省勞費御丞譽髦悉預計借以俟親策敷告多士咸體至懷諸道令提刑司選官即轉運置司州軍引試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河東路附京西轉運司國子監開封府人於留守司御史一人董之國子監人願就本路者

聽

朝野雜記建炎二年王唐公爲禮部侍郎建言復以詞賦取士自紹興二年科場始曾侍御統請廢經義而專用詞賦上意卿之呂元直不可而止十三年國學初建高抑崇司業言士以經術爲本請頭場試經義次場試詩賦末場試子史論時務策各一首許之十五年詔經義詩賦分爲兩科於是學者競習詞賦經學寢微二十六年冬上諭沈守約曰恐數年之後經學遂廢明年二月詔舉人並兼習兩科內文小經三義共三道三十一一年言者以爲老成經術之士強習辭章不合音律請復分科取士仍詔經義合格人有餘許以詩賦不足之數通取不得過三分自今年太學公補試行之迄今不改先是舉人既兼經義詩賦論策因號四科然自更制以後惟紹興十四年二十九年兩行之而止蓋舉人所習已足爲二不可復合

矣

按熙寧四年始罷詞賦專用經義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復詞賦與經義並行至紹聖元年復罷詞賦專用經義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經賦蓋熙寧紹聖則專用經而廢賦元祐建炎則雖兼賦而未嘗不兼經然則自熙寧以來士無不習經義之日矣然元祐初始復賦欲經賦中分取人而東坡公上疏言自更法以來士工習詩賦者十人而七欲朝廷隨經賦人數多少各自立額取人則知當時士雖不習詩賦者十五年而變法之餘一習即工且多矣至建炎紹興之間則朝廷以經義取士者且五六十年其間兼用詩賦纔十餘年耳然共場而試則經拙而賦工分科而試則經少而賦多流傳既久後來所至場屋率是賦居其三之二蓋

大

有自來矣

二年詔下第進士六舉曾經御試八舉曾經省試並年四十以上四舉曾經御試五舉曾經省試並年五十以上河北河東陝西舉人數內特各減一舉元符以前到省兩舉者不限年一舉者年五十五已上諸道轉運司開封府皆以名聞令直赴庭試按仁宗嘉祐二年廷試始免黜落然則自後凡經御試者無不出官之人熙豐年間亦嘗有曾經御試推恩之令蓋爲嘉祐二年御試不中者設也今中興之初復有此令則自建炎上距嘉祐以前蓋七十餘年豈復有曾經御試之人乎又恐是特爲科試入下等不理選限未出官者而設蓋此曹亦謂之曾經御試故令其再試而官之以示優渥之恩史志所載不明當發是年親試舉人于行都賜進士李易以下四百五十餘人第一

人左宣教郎二人三人左宣義郎餘推恩有差特奏第一人附第二甲入五等者亦予調官川陝河北京東正奏名不赴者一百三人即家賜第皆龍飛特恩也

故事廷試上十名御藥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上口取士當務至公考官自足憑信豈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詔自今勿先進卷子

紹興元年以歲當明堂復詔諸道類試擇憲漕或帥守中詞學之人總其事使精選考官於是四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令川陝舉人即置司州試之

侯延慶言用兵以來太學旣罷青衿解散文籍淪墜今諸道州軍進士已有定額獨行在職事及釐務官隨行有服親若門客往往鄉貢隔絕請立應舉法以國子監進士爲名詔從之令轉運司附試是年德音應該恩免解舉人因兵火毀失

公據者召京官二員委保所在州軍給據訖仍申部注籍
二年親策進士張九成等時凌景夏爲第二呂頤浩言景夏詞
實勝九成請更寘第一上曰士人初進便須別其忠佞九成上
自朕躬下至百執事言之無所畏避乃擢寘首選九成以類試
及親策俱第一特進一官四川類試正奏名第一人依殿試第
五人恩例

九年詔陝西久陷僞境理宜優異若與四川類試必不能中程
式其令禮部措置別號取放川陝分類試額自此始

御史中丞廖剛言國朝三歲一舉每以今年大禮明年科場又
明年省殿試爲準故注授人先後到部不至撓併今科試明堂
同在嗣歲省司財計難以應辦一不便也近歲初官待闕率四
五年若使進士蔭人同時差注二不便也更展一年則舊制合矣
天子是其議其來年詔曰三歲賓興之制肇自治平爰暨累朝

遵爲彛典頃緣多故游展試期致取士之年適當宗祀而入仕
之衆併集銓漕攸司困供億之繁多士興滯留之歎宜從革正
用復故常庶歲事惟均有便於國調官無壅亦便爾私其紹興
十年諸州依條發解於紹興十二年正月省試三月殿試自後
科場示此爲準

十三年初立同文館試凡在行朝去本貫及千里以上者許附
試國子監

詔祖宗舊法諸路州軍科場並限八月五日鎖院緣福建去京遠
遂先期用七月川廣尤遠遂用六月今福建二廣趨京不遠恐
試下舉人冒名 再試他州可依限八月初五日鎖院

舊諸州皆以八月選日試士舉人有就數州取解者至是詔諸
道發解並以中秋日引試四川則用季春而仲秋類省焉
太學博士王之望言舉人程文或純用本朝人文集數百言或

歌頌及用佛書全句舊式皆不攷建炎初悉從刪去故犯者多詔申嚴行下

十九年詔自今科詔前一歲諸軍州及屬縣長吏籍定合應舉人以次年春縣上之州州下之學覈實引保赴鄉飲酒畢送試院其臨期投狀射保者皆勿受

自熙豐間程顥程頤以道學倡于洛海內皆師歸之中興以來始盛于東南士子科舉之文稍祖頤說先是陳公輔上疏詆頤學乞行禁絕而胡寅辨其非至紹興末年正字葉謙亨上言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士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祐王安石稍涉頤學一切擯棄程王之學時有所長皆有所短取其合於孔孟者皆可以為學也上曰趙鼎主程頤秦檜主王安石誠為偏曲詔有司自今毋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道學之禁至是稍解矣

禮部侍郎周葵言科舉足以取士近年主司迎合大臣之意多取經傳之言可為諛佞者以為題目學者因之專務苟合時好如論伊尹周公則競為歸美宰相之言春秋譏貶失禮則指為褒稱之事悖戾聖人之意大率類此至於前古治亂興亡之變以時忌絕口不道後生晚輩往往不讀史書望詔有司選通經博古之事置之上游其穿鑿迎合議論乖僻不合體式者皆行黜落若矯枉過正不顧所問務為詆訐者亦復勿取從之

二十五年上謂輔臣曰往年秦壘對策皆檜熺語有司擬為第一朕抑寘第三不使與寒士爭今可舉行祖宗故事應禮部舉人內有權要親族者並令覆試而追奪壘出身勅曹冠等七人階官並帶右字餘並駁放

二十七年先時蜀士赴殿試不及者皆賜同進士出身上念其

中有俊秀能高第者不宜皆寘下列至是先期諭都省寬展試
日以待宰相沈該奏天時向暑臨軒非便請後至者臣等策之
申書定高下上曰三年策士朕豈憚一日之勞耶及唱第王十
朋為首第二人閻安中第三人梁介安中梁介皆蜀士也上大
悅
二十九年孫道夫侍經筵一日極論四川類試請托之弊請盡
令赴禮部上曰後舉但當遣御史監之道夫持益堅事下國子
監祭酒楊椿曰蜀去天萬里可使士子涉三峽冒重湖耶欲革
其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詔監司守俸賓客力可行者赴省餘
不在遣中是歲四川類省試始降勅差官四川類省試第一人
恩數初視殿試第三人賜進士及第優之也後以何耕對蜀人
才策為秦檜所怒乃諭禮部類試第一等人並賜進士出身自
是無有不赴御試者惟上不親策則類省試第一人恩數如舊

第二第三人皆附第一甲九名已上附第二甲焉

孝宗隆興元年詔應令人代名及為人冒名赴省者各計所受
財依條外並永不得應舉

省試舊以十四人取一名隆興初建劔宣鼎洪五州進士三舉
實到場者皆以覃恩免解有旨增省額百人遂以十七人取一
人而四川類省試則十六人取一名後不復改

容齋洪氏隨筆曰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為貢院叅詳官有
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鑱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
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
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為不侔

臣僚言科舉之制州郡解額狹而舉子多漕司數寬士往往捨
鄉貫而圖漕牒乞申嚴詐冒之禁立為中制從之四年乃裁定
牒試法文武臣添差官除親子孫外並罷其行在職事官除監

選舉 卷三
察御史已上並不許牒試

乾道六年詔自今諸道試官皆隔一郡選差後又令歷三郡合符乃聽入院防私弊也

七年虞允文請辛巳以來歸正人依倣祖宗陝西河北赴南省試別立號取人從之

八年禮部尚書胡沂即官蕭國梁造貢籍成上之凡諸道舉人御貫治經三代年甲舉數悉備淳熙二年御試上嘗謂輔臣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詩書命討論殿最來上至是唱第後之二日上御殿引按文士詹駿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藝新制也翌日又引文士第五甲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其日進士俱闌笏入殿起居易戎服各給箭六弓不限斗力射者莫不振厲自獻多命中焉凡三箭中帖為上等正奏第一人轉一官與通判餘循一資二箭中帖為中等減二年磨勘一箭中帖及一箭上

梁為下一等一任回不依次注官上四甲能全中者取旨第五甲射入上等注黃甲餘陞名次而已特奏名第五等人合格與文學凡不中者並賜帛

六年詔特奏自今三人取一貢在第四等以前餘並入第五等其未等納勅者舊許至試今止許一試舊免解人有故不入試者理為一舉今不理舊潛藩及五路舊升甲者今但升名其後並又許納勅三次為定制焉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開元中國子祭酒楊珣言切見流外出身每歲三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當時以其言為然淳熙九年大減任子員數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為率文班進士大約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倖流外蓋過

二千之數甚與開元類也

十一年御試時進士試策薄暮未納卷者三奉旨賜燭既而侍御史劉國瑞言宮庭之間自有火禁貢舉之條不許見燭雖聖恩寬厚假以須臾切恐玩習成風寔隳法制其納卷最後者請下御試所降黜從之舊例廷試舉人至暮者許賜燭然殿深易黑日昃則殿上燭出矣凡賜燭正奏名降一甲如在第五甲降充本甲末名特奏名降一等如在第五甲與攝助教舉人試藝于省闈及國子監兩浙轉運司者皆禁燭

十四年御試得進士王容以下上天姿英明大廷策士多自陞黜不盡由有司是舉王容蓋自第三親擢為榜首時儒生迭興辭章雅正號乾淳體

朱熹嘗欲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其私議曰古者學之教以格物致治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今樂經亡而禮經闕二戴之禮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經之為教已不能備而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之可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凡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記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酉年試之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

不通之經無不通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雖熹議未上聞而天下誦之

項安世擬對學士院試策曰科舉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興國以來科名日重實用日輕以至於今二百餘年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擣杵饜餐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捨則上蓄縮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其心守之不敢復議矣故曰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不論伊傅周召如何但使諸葛亮王猛處此必當自出意度別作爐鞴以陶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以共了當時之事決不矻矻受此纏縛也自王導謝安以下隨世就事之人欲於妥帖平靜之中密致分數劑量之效則必不敢變今之說取今之士矣此固無以議

為也然則用王謝之術為之調度亦有道乎曰有時於尋常尺寸之中畧出神明特達之舉稍更闢葺已甚之習薄伸渾厚平直之氣則猶愈於已也蓋天下之事雖貴於守法而亦不可以一付於法法者所以抑僥倖非所以抑豪傑也夫所謂僥倖者其才不應得而冒欲得之之謂也一人得之衆人攀之其門一開不可復禁故上之人立法以拒之使之欲進而無隙欲求而無辭是則法之效也若夫豪傑之士其德宜為人上其才宜為世用非所謂僥倖者此法之所求非法之所拒也人所共服莫敢與比以此為例誰敢攀之有若是者時出而用之以示天下不專以操筆弄墨取人主之官爵則亦足以補風化隆實行扶善人而愧惡子也又曰夫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於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逢堯貞半千之類是也有隱逸而召用如陽城李渤之

類是也有出於辟舉如韓愈之出於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於延譽者如吳武陵之薦杜牧之是也至於本朝法令始密科場條貫如縛胥吏而御舉里選之意纖悉無遺矣然祖宗之時猶有度外之事如張詠當為舉首而以遜其鄉人則猶有朋友之義也宋祁當為第一而令與兄則猶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為文則猶有禮意也李昉張及三人並解則猶未立額也此外又有陳乞之恩聘召之禮元祐經行之舉三舍行藝之規則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盡士矣故孫復蘇洵之用猶出於常法之外而雷簡夫姚嗣宗之官或由於特達之受然意欲不安而法已一定雖或少出常度然可千萬中之一二耳須臾之才行不足以勝二百年之科目也

按取士之弊人人能言之然晦菴平甫二公之說則不廢科目之法而自是以救科目之弊其說猶為確實可行云

光宗初建議者云省闈試士春令尚淺天寒晷短間遇風雪則硯水筆凍書字不成縱有鉅才莫克展布請展至二月朔而殿試則於四月初選日從之

寧宗慶元二年以亮陰不親策省試進士得正奏名鄒應龍等自韓侂胄襲秦檜故智指道學為偽臺臣附之上章論列詔榜朝堂而劉德秀在省闈奏疏至云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請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既而葉翥上言士狃於偽學專習語錄詭誕之說中庸大學之書以文其非有葉適進卷陳傅良待遇集士人傳誦其文每用輒效請內自太學外自州軍學各以月試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臺考察太學以月諸路以季其有舊習不改則坐學官提舉司之罪是舉也語涉道學者皆不預選

四年言者云今之詩賦雖不近古然亦貫穿六藝馳騁百家拘

以駢儷之制研精覃思始能成章惟經義一科全用套類父兄相授囊括冥搜片言隻字不脫毫分溢篋盈箱初無本領旅進場屋鮮有出於揣摩之外天下士子誰務實學哉望今有司所出六經題目各於本經摘出兩段文意相類者合爲一題度幾實學得盡已見而挾策授僞者或可退聽從之

嘉泰元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陳主司三弊一曰沮抑詞賦太甚既暗削分數又多置下陳二曰假借春秋太過諸處解榜多寘首選三曰國朝正史與實錄等書人間私藏具有法禁惟公卿子弟或因父兄得以竊窺有力之家冒禁傳寫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發爲策問寒遠之士無繇盡知請自今詩賦純正者寘之前列春秋卓異者不妨巍占若所作無異諸經自當雜定高下其策題並須明白指問詔從之

開禧二年詔諸道運司州府軍監凡發解舉人合格試卷姓名

類申禮部候省試中牒發御史臺同禮部長貳參對字畫關御藥院照應廷試字畫不同者別榜駁放

舊制秋貢春試皆置別頭場以待舉人之避親者自總麻以上親及大功已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臨軒親試謂之天子門生雖父兄爲考官亦不避是年始因議臣有請詔自今在朝官有親屬赴廷對者免差考校

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爲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韓侂胄旣敗乃用言者奏奪憲次對而降自知爲第五甲末十五年祕書郎何淡言祖宗舊制諸科舉人問大義十道能以本經註疏對而加以文辭潤色者爲上或不指明義理但引註疏及六分者爲粗其不識本義或連他經文義乖戾章句斷絕者否夫經本註疏則學有源流文先義理則士有器識而今之時文束於命題之短長徂於立說之關鍵而有司強製句讀

專務斷章是在我者已先離絕旨意破碎經文則何以責其盡合於大義哉望詔有司革去舊習使士子去機巧而深義理考註疏而辯異同明綱領而識體要則實學之士出矣詔從之新進士舊有期集渡江後置局於貢院特旨賜之餐錢集英殿賜第之一日赴焉上三人得自擇同升之彥分職有差朝謝後拜黃甲其儀設褥於堂上東西相向皆再拜拜已擇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最少者一人拜狀元所以侈寵靈重好明長少也又數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用釋奠禮遂賜聞喜宴待從已上及知舉官館職皆預焉

試刑法者亦自熙豐間始舊附銓試院兵火後權停紹興三年始復後又降勅別差試官二員專撰刑法問題號為假案其合格分數例以五十五通作十分為率五分以上入第二等下係七厘半四分半以上入第三等上係七厘半四分半以上入第三等

等中係二十係二係凡試入二等者選人政京秩蓋趙忠簡為相以刑名之學其廢日久故白請優之今遂為大理評丞之選四年制置司請每三歲就類省試院別差刑法官二員校試從之

新科明法者熙寧間改舊明法科為之崇寧初廢取其解省額歸禮部建炎一年正月大理少卿吳壞言法官闕人請復此科許進士嘗得解貢人就試從之紹興十一年始就諸路秋試每五人解一名省試七人取一名皆不兼經明年御試御藥院請分為第二等第一等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十四年七月言者以為濫請解省試各通增二人解試七人取一所試斷案刑名通粗以十分為率斷案及五分刑統義文理俱通者為合格無則闕之仍自後舉兼經十六年二月遂罷之迄今不復置矣

新科明法始就諸道秋試每各五人解一省試十取其一御

藥院又擬恩例第一等賜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後三歲議者謂得解人取應更不兼經白身得官反易於有官試法乃詔自今斷案刑名通粗以十分為率斷及五分刑統義文理全通為合格及雖全通而斷案不及分數者勿取仍自後舉兼經

淳熙七年秘書郎李燾言漢世儀律令同載于理官而決疑獄者必傳以古義祖宗朝詔學究兼習律令而廢明法科後復明法而以三小經附蓋欲使經生明法法吏通經今所試止於斷案律義斷案稍通律義雖不成文亦得中選故法官罕能知書謂宜使習大法者兼習經義參考優劣以定去留上曰古之儒者以經術決獄若用俗吏必流於刻宜如所奏乃詔自今第一第二第三場試斷案每場各三道第四場試大經義一道小經義二道第五場試刑統律義五道明年詔

斷案三場每場止試一道每道刑名十件與經義通取四十分已上為合格經義定去留律義定高下

嘉定二年臣僚上言棘寺官屬頗難其人獄案來上致多差舛其原在於習法之不精試法之不詳也自昔設科本以六場引試內斷案五場各以刑名八件計四十通律義一場計十通斷案以試其法令律義以試其文理自後有欲便其所習始增經義一場而止試五場律義各居其一斷案止三場而已殊失設科之初意金科玉條鎖密繁碎自非終日研究未易精熟乃牽於程文以移其功考試主文類多文士輕視法家惟以經義定去留其弊一也法科之設正欲深明憲章習熟法令察舉明比附之精微識比折出入之錯綜酌情法於數字之內決是非於片言之間政和紹興案題字不過五七百多不滿千比年不求題意之精密專務繁冗以困人敷衍

支離動止二千字自朝至于日中曷僅能騰寫題目豈暇深
究法意其弊二也進士考官凡有出身皆可充選刑法考官
不過在朝曾中法科丞評數人由是請托之風盛換易之弊
興其弊三也臣以為宜罷去經義仍分六場以五場斷案一
場律義為定所問法題稍簡其字數而求精於法試官各供
五六題納監試或主文臨照點定如是則讞議得人矣從之
六年議者云今止試刑統是盡廢義理而專以法律為事雜
流進納之人皆得就又可徑除職事官非所以重科目清班
綴也請復試經義一場以尚書語孟題各一篇與刑統大義
通為五場所出經題不必拘刑名倫類以防預造雜流入貴
人毋得收試

文武雜試 高宗建炎元年追復祖宗故事於科舉之外有
文武傑特者試而官之時郡國薦事四人適至命中書省各試

策一道何烈對策依廷試禮稱臣上以其寒遠一體推恩饒而
有言其踈者於是降克末名補下州文學考官汪藻等皆坐黜
而軍中便宜借補者眾詔內有武勇之人委諸道提刑安撫司
依弓馬所格法比試合格人赴御營使司審試擬定名目上之
省部給進武進義校尉兩等文帖換授既而上言者云立功之
人色目不一或輸家財助國或齎蠟彈冒險阻或以進士獻策
今率試以弓馬而舊補授至陞朝官大使臣者例得校尉未為
允愜宜令借補文臣試兵書戰策以為駿最餘並驗實免試注
官

東萊呂氏曰取士科目自夏商以前不見於經其可見者
至周始有自周後數千載九其間廢置沿革輕重就所偏
者看皆自可考然而考論湏見得所以廢置因革輕重之
所以然以大畧觀之大抵向前重向後愈輕且如周禮以

鄉三物教民謂之賓興只看賓之一字當時蓋甚尊事詳考前一段他是一個本度末數精詳具備固不必說只看他賓興之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飲墨水如奪席脫容刃如棘闈如糊名若防姦盜然為士者須深思其故何故古如此重後世如此輕須當深究之三代之時士一個進修之至惟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須看當時之於士待之甚重而攷之則甚詳後世待之既輕攷之又畧且如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從後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這裏方可受爵祿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從政也凡經四級然後始可從政然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而然後

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待其位定始與之以祿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經四級已入仕之後凡經三級經七級然後始得祿其考之之詳如此成周之時見得官爵皆天位天祿不敢輕授至後世與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為進退蓋有以一日之長而決取終身之富貴者當時攷之甚詳如此然論其大畧漢唐以來大抵自重而漸輕自緩而漸速由漢以來雖不能如三代拜受之禮然猶州長身勸為之駕雖以當時號為諂諛如公孫洪者猶是鄉人勸勉而來未嘗自進到得後來唐始令投牒自進而士始甚輕此所謂自重而漸輕自漢至唐進士登第者尚未釋褐或是為人所論薦或再應皆中或藩方辟舉然後始得釋褐至本朝始放進士及第即放釋褐此所謂自緩而漸速科目雖多其間歷代常行自有數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

常行自隋唐至本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後王荆公

熙寧四年明經科廢罷

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

此其大畧可見其次便是制科制科却歷代常行不廢漢

則因事而舉六朝亦間舉至唐及本朝亦未嘗廢到得熙

寧間王荆公得政孔文仲對策議新法制科始罷至元祐

初又再復得兩三舉至紹聖初章惇為相欲行荆公法又

再罷景德四年帝曰此設此科欲求才識若但考文義苟

熙寧二年賢良孔文仲考入第三等詔或謂時政不足收

錄告示發付本任大聖八年茂才富弼景祐二年休用吳

有景祐六年賢良蘇轍蘇軾大抵三代之時不專是語言文章至漢以

來則有所謂射策對策是時已成科舉之習雖然尚理會

經義又與時議到隋煬帝之時風俗浮華始有進士之科

方有律賦自唐以來孝廉秀士之科尚在但只是明經進

士二科盛而秀孝衰是時有記問者則得明經有辭藻者

則得進士當時南北未分兩邊各自設科既分之後後周

進士未設尚自理會秀孝二科是時南人高南師北人高

北師各守家法莫之能定當時主司有欲優劣之者反為

所難隋煬帝時風俗浮華進士科始立至唐初間進士明

經都重及至中葉以後則進士重而明經輕蓋當唐之時

文華之士多了故如此到得本朝待遇不同進士之科往

往皆為將相皆極通顯至明經之科不過為學究之類當

時之人為之語曰焚香取進士嗔目待明經才設進士試

時便設香案有拜跪之禮才到明經試時則設棘監守惟

恐他傳義當時進士却有帖經之制他文士都不屑去記

這傳義於是有贖貼才是進士科試帖經不知是或作一

篇文或作一賦便可贖帖經及至熙寧間荆公罷詞賦帖

經墨義併歸進士一科齊魯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訓詁

質厚不能為文辭所以自進士科一併之後榜出多是南人預選北人預者極少自哲廟以後立齊魯河朔五路之制凡是北人皆別考然後取人南北始均慶曆中范文正公富公韓魏公執政欲先試論策使工文辭者言古今治亂簡其程式使得以選問以大義使不專記誦自是古文漸復一年而三公罷政此制遂停王文正公為相南省試進士當仁不讓於師論時邊讓李迪皆有名場屋及榜出二人不與試公取其文觀之李以落韻邊以師為衆與注疏論特奏令御試王文公以為落韻者不審爾若舍注疏而立說不可許遂取李出邊前輩之守注疏如此嚴至王荆公始以注疏不可用作三經說令天下非從三經者不預選罷詞賦又以春秋有三傳難通罷之至元祐間始復詞賦增春秋又至紹聖章惇執政欲復介甫法遂復罷詞

賦去春秋後來至欽宗又始復元祐制太平興國三年詔酌天聖五年詔參攷策論慶曆四年宋祁等言使士皆士著而教之以學校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簡其程式則宏博者得以騁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賦許依放唐人賦詔頒下慶曆五年詔進士諸科如舊制考校注云先是頒行宋祁等新制上封者言非便熙寧四年詔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各令占一經并論語孟子諸科稍令改進士科大抵湏是有鄉舉里選底風俗然後方行得鄉舉里選之制所以揚縮復鄉舉里選未幾停罷緣是未有這風俗今已為士湏思所以為風俗者何由又須深答三代之所以厚而後世之所以薄者何故則亦庶乎復古

宋登科記總目

太祖建隆元年進士十九人榜首楊礪

二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張去華

三年進士十五人榜首馬適 四年進士八人榜首蘇德祥

乾德二年進士八人榜首李景陽制科一人

三年進士七人榜首劉祭

四年進士六人榜首李肅制科二人

五年進士十人榜首劉蒙叟

六年進士十一人榜首柴成務

開寶二年進士七人榜首安德裕

三年進士八人榜首張拱賜十五舉未及第人司馬浦等一

百六人本科出身

四年進士十人榜首劉寅 五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安守亮

六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宋準再試取十六人落下一人諸科

九十六人

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三十一人省元王式狀元王嗣宗諸科二十四人

九年停貢舉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省元

狀元呂蒙正

諸科二百七人十五舉以上一百八十四凡五百餘人

三年進士七十四人省元

狀元胡旦諸科八十二人

四年不貢舉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人省元

狀元蘇易簡諸科五百

三十四人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偁狀元王世則諸科二

百八十五人

雍熙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五十八人省元陳克狀元梁顥諸科六百九

十九人

三年四年不貢舉

端拱元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一人覆試得進士諸科

七百人又武成王廟重試得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

省元程宿

是年不臨軒

二年進士一百八十六人諸科四百七十八人省元陳堯叟
狀元同

淳化元年二年不貢舉

三年進士三百五十三人諸科七百七十四人省元孫何狀
元同

四年五年至道元年二年三年並不貢舉

真宗咸平元年進士五十人諸科一百五十人省元孫僅狀元
同

二年進士七十一人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孫暨狀元同

三年進士四百九人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省元李庶幾

狀元陳堯咨 四年停貢舉制科七人

五年進士三十八人諸科一百八十二人省元王魯狀元同

年不貢舉 景德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四十七人諸科五百七十七人省元劉滋狀元

李迪

三年不貢舉制科二人 四年不貢舉制科二人

大中祥符元年進士二百七人諸科三百二十人省元鄭向

狀元姚晔

二年親試東封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梁固

三年停貢舉

四年祀汾陰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張師德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六人諸科三百七十七人省元

狀元徐奭 六年停貢舉

七年亳州南京路進士二十一人狀元張觀

八年進士二百八十八人諸科六十五人省元高鍊狀元蔡齊

九年停貢舉 天禧元年二年停貢舉

三年進士一百四十人諸科一百五十四人省元程戡狀元王整

四年五年乾興元年並停貢舉

仁宗天聖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人諸科三百五十四人省元吳感狀元宋郊

三年四年停貢舉

五年進士七十七人諸科八百九十四人省元吳育狀元王堯臣

堯臣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四十九人諸科五百七十三人省元歐陽脩

狀元王拱辰制科二人拔萃二人

九年停貢舉拔萃四人

明道元年二年並停貢舉

景祐元年進士四百九十九人諸科四百八十一人制科三人拔萃四人省元黃庠狀元張唐卿

二年三年四年並停貢舉

寶元元年進士三百一十人諸科六百一十七人制科二人

省元范鎮狀元呂溱

二年康定元年慶曆元年並停貢舉

二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楊寘狀元同制科一人

三年四年五年並停貢舉

六年進士五百三十八人諸科四百一十五人制科一人省

元裴煜狀元賈黯

七年八年停貢舉

皇祐元年進士四百九十八人諸科五百五十一人制科一人

省元馮京狀元同

二年三年四年並停貢舉

五年進士五百二十人諸科五百五十二人省元徐無黨狀

元鄭儼

至和元年二年嘉祐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三百八十八人諸科三百八十九人省元李寔狀

元張衡制科一人

至是始定為
間歲一科舉

四年進士一百六十五人諸科一百八十四人省元劉摯狀

元劉輝制科二人

六年進士一百八十三人諸科一百二人省元江衍狀元王

俊民

八年進士一百九十三人諸科十一人省元孔武仲狀元許

將

英宗治平二年進士二百人諸科十八人制科二人省元彭汝

礪狀元同

始詔三歲
一科舉

四年進士二百五十人諸科三十六人省元許安世狀元同

神宗
即位

神宗熙寧三年進士二百九十五人省元陸佃狀元葉祖洽明

經諸科四百七十二人制科二人

六年進士四百人諸科四十人省元邵剛狀元余中

九年進士四百二十三人諸科一百九十四人省元張巖狀

元徐鐸

元豐二年進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朱浚明狀元時彥

五年進士四百四十五人明經三人省元劉槩狀元黃裳

八年進士四百八十五人省元焦蹈狀元同

是歲諒闇
不臨軒

哲宗元祐三年進士五百二十三人制科一人省元章援狀元

李常寧

六年進士五百一十九人省元鄒起狀元馬涓制科三人

紹聖元年進士五百一十二人省元劉範狀元畢漸制科三

人宏詞科八人

四年進士五百六十四人省元汪革狀元何昌言詞科九人

元符三年進士五百六十一人省元李釜狀元同是歲諒闇不臨軒

徽宗崇寧二年進士五百三十八人省元李階狀元霍端友

五年進士六百七十一人省元吳佃狀元蔡薊是科為始罷諸州發解併

省試並從學校逐年貢士

大觀三年進士六百八十五人宗室上舍四十二人上舍魁

李彌遜狀元賈安宅

政和二年進士七百一十三人上舍魁師驥狀元莫儔

五年進士六百七十人宗子上舍十七人上舍魁傅崧卿狀

元何鼎

八年進士七百八十三人上舍魁何奎狀元王嘉

宣和三年進士六百三十人上舍魁宋齊愈狀元何渙

六年進士八百五十五人是年復省元楊椿狀元沈晦

高宗建炎二年以軍興分路類省試進士四百五十一人狀元李易四川

河北京東進士八十七人

紹興二年進士二百五十九人狀元張九成四川進士一百

二十人

五年進士二百二十人省元樊光遠狀元汪應辰四川進士

一百三十七人

八年進士二百九十三人省元黃公度狀元同是年不親策引見正奏名

與四川類省奏名參定編排

十二年進士二百五十四人省元何溥狀元陳誠之四川進

士一百四十四人

十五年進士三百人省元林機狀元劉章四川進士七十三

人

十八年進士三百二十人省元徐履狀元王佐四川進士二十三人

二十一年進士四百四人省元鄭聞狀元趙遠四川進士十八人

二十四年進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秦塤狀元張孝祥四川進士六十三人

二十七年進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張宋卿狀元王十朋先四川類省道遠赴殿不及者別奏名是年無不到

三十年進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劉朔狀元梁克家四川進士十六人

孝宗隆興元年進士五百四十一人省元木待問狀元同是年策同紹興八年

乾道二年進士四百九十三人省元何澹狀元蕭國梁

五年進士三百九十二人省元方恬狀元鄭僑

八年進士三百八十九人省元蔡幼學狀元黃定

淳熙二年進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章穎狀元詹駉

五年進士四百一十七人省元黃渙狀元姚穎

八年進士三百七十九人省元俞烈狀元黃由

十二年進士三百九十五人省元邵康狀元衛涇

十四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楊壽狀元王容

光宗紹熙元年進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錢易直狀元余復

四年進士三百九十六人省元徐邦憲狀元陳亮

寧宗慶元二年進士五百卅六人省元莫子純狀元鄒應龍

五年進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蘇大璋狀元曾從龍四川進士四人

嘉泰二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傅行簡狀元同是年諒闇不臨

開禧元年進士三十八人省元林執善狀元毛自知
嘉定元年進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宋停狀元鄭自誠四川
進士四人

四年進士四百六十五人省元周端朝狀元趙建夫
七年進士五百二人省元姚宏中狀元袁甫

十年進士五百二十二人省元陳墳狀元吳潛
十三年進士四百七十五人省元丘大發狀元劉渭

十六年進士五百五十人省元王胃狀元蔣重珍
理宗寶慶二年進士九百八十七人省元王會龍狀元同是年諒閣

紹定二年進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陳松龍狀元黃朴
五年進士四百九十三人省元葉大有狀元徐元杰

端平二年進士四百六十六人省元楊茂子狀元吳叔告
嘉熙二年進士四百二十二二人省元繆烈狀元周坦
淳祐元年進士
人省元劉自狀元徐儼夫

四年進士
人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
七年進士
人省元馬廷鸞狀元張淵微

十年進士
人省元陳應雷狀元方逢辰
寶祐元年進士
人省元丁應魁狀元姚勉

四年進士
人省元彭方迥狀元文天祥
開慶二年進士
人省元李雷奮狀元周震炎

景定三年進士
人省元李珏狀元方山京
慶宗咸淳元年進士
人省元阮登炳狀元同是年諒閣不觀

四年進士六百六十五人省元胡躍龍狀元陳文龍

七年進士

人省元劉夢薦狀元張鎮孫

十年進士

人省元李大同狀元王龍澤

右宋三百一十五年逐科取士之總目以登科記及會要參攷并省元狀元之名具錄于此國初殿試本覆試也唐以來或以禮部所取未當命中書門下詳覆至宋藝祖太宗重其事故御殿覆試至雍熙四年宰相請如唐故事以春官之職歸有司上從之次年命宋知白知舉榜出而謗議蠶起或擊登聞鼓求別試於是再行覆試凡得數百人又明年則知貢舉蘇易簡等不敢專其事固請御試上從之自此遂為定例然是年以後如陳堯叟孫何王曾皆禮部所取第一人而御試復以之冠多士可見當時殿試不過審覆其繆濫者黜之而元在前列者固未嘗別第其升降也景德以後多別取狀元然省元亦皆置之前列石林燕

語謂故事南省奏名第一人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必越衆抗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公皆由是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服其靜退自此遂為故事然則仁宗時省元亦例在前列蓋當時殿試雖曰別命試官糊名考校然賜第之時往往亦參採譽望乃定倫魁歐陽公作蔡齊行狀言凡貢士當賜第者攷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以為無能出其右者乃擢為第一可見當時倫魁未嘗不參取譽望則文章冠禮闈者就為狀頭要亦此意後來無此法矣

